





今文尙書攷證卷四

甘誓弟四 夏書二

甘誓 史記夏本紀曰有扈氏不服啓伐之大戰於甘將戰作甘誓集解馬融曰甘有扈氏南郊地名淮南子齊俗訓曰昔有扈氏爲義而亡注云有扈夏啓之庶兄也以堯舜舉賢禹獨與子啟啓啓亡之高誘用今文說亦以爲啓伐有扈與史記合騶駘騶駘潤嗣黜而墨子明鬼篇引此經作禹誓莊子人闢世已呂氏春秋召類篇說苑正理篇皆以爲禹伐有扈呂氏人闢世已篇又云夏后相與有扈戰于甘澤而不勝孫星衍說相當爲相謂伯禹也以甘誓爲禹事當必本古文書說也莊子既云國爲虛厲則有扈滅於禹時不應啓復伐之錫瑞謹案古者天子征討諸侯誅其君不絕其後若舜伐三苗禹復伐三苗周公踐奄成王復踐奄疑壘縛觀皆其明證又或別封一姓仍其國名不改如成王滅唐而封叔虞國仍號唐之類則禹伐有扈何必啓不再伐且高氏今文說以有扈爲啓之庶兄則禹或滅有扈以封其庶子至啓卽位不服而啓伐之亦未可知馬鄭古文書序與史記同是今古

今文尙書攷證卷四

文竝無違異墨子引此經爲禹誓或所傳異耳蔡邕銘論云殷湯有甘誓之勤是今文說以殷湯時曾以此誓勸銘馮衍顯志賦云訊夏啓於甘澤兮傷帝典之始傾注謂夏德之薄同姓相攻案穀梁隱八年傳曰諾誓不及五帝集解曰五帝謂黃帝顓頊帝嚳而堯帝舜也諾誓尙書六誓七誥是其遺文據此則黃帝以前無誓而啓作誓是帝典始傾矣釋名釋言語云誓制也以拘制之也楚辭天問曰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王逸注謂扈本牧人逢時爲侯啓攻之於牀擊殺之叔師習今文其說或有所據大戰于甘 白虎通誅伐篇曰戰者何謂尙書大傳曰戰者憚誓之也孫星衍說夏本紀云將戰作甘誓乃召六卿申之是未戰也未戰稱大戰者謂天子親征之師故大傳以戰爲憚誓之不以爲門也

乃召六卿 史記曰乃召六卿申之鄭注尙書云六卿者六軍之將周禮六軍將皆命卿則三代同矣又注大傳夏傳云所

謂六卿者后稷司徒秩宗司馬作士共工也錫瑞謹案鄭據周制上推前代以爲虞夏皆同大傳亡佚未知其說如何而以今文家說推之則必不同鄭說何以明之大傳曰古者天子三公每一公三卿佐之每一卿三大夫佐之每一大夫三士佐之故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所與爲天下者若此而已鄭注自三公至元士凡百二十此夏時之官也據鄭此注則鄭亦以爲夏



時有三公九卿無六卿矣天子三公九卿大傳之外又見於異義引今文尙書夏侯歐陽說禮記昏義篇春秋繁露官制象天篇白虎通封公侯篇其說相同蓋自虞夏至周初官制皆然大傳大誓篇曰乃告於司馬司徒司空諸節史記周本紀漢河內所出大誓其文皆同牧誓亦曰司徒司馬司空是周初止有三公無六卿也立政曰司徒司馬司空是文王時亦止三公惟顧命曰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師伯畢公衛侯毛公則在成王崩時周公制禮之後爲周有六卿之塙證異義引古周禮說以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又立三少爲之副是謂三孤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是謂六卿之屬古周禮說乃周公制周禮之法不可以概前代並不可以概周初許君以古說爲周制則今說爲前代制矣鄭駁無攷據鄭注大傳以三公九卿爲夏制則亦必以古說爲周制其於許君無駁可知特解此經六卿與義和四子誤以周制說虞夏制耳兩漢今文家說以義和四子爲司天之官禹稷契等九官爲治民之官初無六卿之說三公之名爲司徒司馬司空亦未分列九卿之名惟王莽所定官制以義和作士秩宗典樂共工子虞爲六卿又置三公司卿以擬三孤合爲九卿莽用劉歆之說兼準周禮非用今文尙書異義引古周禮說當亦出於劉歆然周官有六卿而無三公三孤周官中屢言孤卿而不言孤有三人亦不以六卿合三孤爲九辨見王引之經義述聞是九卿與六卿初不相蒙莽蓋參用

今文尙書攷證卷四

周禮尙書而傳合爲一耳班孟堅作表乃沿莽制之誤以少師少傅少保爲三孤合六卿爲九鄭注周禮亦用其說又稍變之以說虞夏之制鄭言六卿無義和較莽爲勝而又加以司馬司馬之名不見於尙書惟緯書有之稷爲天官亦出緯書然緯書並無六卿之說且鄭解堯典以義和與仲叔四子爲六卿解夏書又以稷司徒之屬爲六卿案書序云義和涵淫則義和之官夏時尙在何以又不在六卿之列此鄭君古文說不及今文家說可信之一證也今文說夏止有三公而此云六卿者穀梁傳曰古者天子六師言古者則前代相同六師卽六軍白虎通引穀梁傳正作六軍鄭以六卿爲六軍之將是也以爲后稷司徒等官則誤其所以致誤者在誤解周禮軍將皆命卿句不知周禮之卿大夫亦非分職之六卿鄉大夫之職曰受教法於司徒以歲時上其書小司徒之職曰頒比法於六卿之大夫則六卿大夫當爲司徒之屬官明甚云命卿者蓋假以卿名使爲軍將耳天子六軍出自六卿六卿卽六卿之大夫夏制與周制當同大傳以爲夏有九卿則六卿或於九卿中擇用六人或別有六卿亦未可知要與義和四子后稷司徒等官無涉也魏劉劭爵制曰故啓伐有扈乃召六卿大夫之在軍爲將者也其說不誤羅泌路史曰蓋大夫在軍爲將如齊以高子國子各率五鄉或六卿外別有此六人無事掌其鄉之政屬於大司徒有事則率其鄉之萬二千五百人爲之軍將屬於大司馬爾

用兵之時事統司馬執有天官冢宰更從屬於司馬哉

王曰嗟六事之人子誓告汝白虎通號篇曰仁義合者稱王王者五行之稱也王者往也天下所歸往

史記王作啓墨子明鬼篇曰王乃命左右六人下聽誓於中軍

有扈氏威侮五行漢書地理志曰右扶風鄠古國有扈谷亭扈夏之政也威侮暴逆之案洪範五行傳曰維王后元祀帝命大禹步于上帝維時洪祀六沴用咎于下是用知不畏而神之怒若六沴

作見若是不共禦帝用不差神則不怒五福乃降用章于下若六沴用五事建立王極鄭注王謂禹也帝舜也步推也上帝謂天也令禹推演天道鄭所云推演天道即五行傳所云是也五行分屬五事若貌之不恭言之不從視之不明聽之不聰思心之不容即為威侮五行禹推演五行為洪範九疇子孫所當寶守有扈氏乃其庶子而威侮之是宜膺天罰矣

怠棄三正大傳曰王者存二王之後與己為三所以通三統立三正周人以至日為正殷人以日至後三十日為正夏人

今文尙書攷證卷四

以日至後六十日為正天有三統土有三王王者所以統天下也夏以十三月為正色尙黑以平旦為朔殷以十二月為正色尙白以雞鳴為朔周以十一月為正色尙赤以夜半為朔必以三微之月為正者當爾之時物皆尙微王者受命當扶微理弱奉成之義也禮三正記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禮斗威儀曰三微者三正之始萬物皆微物色不同故王者取法焉白虎通曰三微者三朔有三何本天有三統謂三微之月也漢書律厯志曰三統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紀也其於三正也黃鍾子為天正林鍾丑為地正太簇寅為人正三正之始史記周本紀引大誓曰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三正馬注動逆天地人也後漢書郎顛傳曰臣聞天道不遠三五復五注引春秋合誠圖曰至道不遠三五而反宋均注曰三三正也五五注引春秋合誠圖曰至道之際會也此皆今文家說三三正之義馬注云建丑建寅三正也鄭注云三正天地人之道子丑寅即天地人其說似異而同是馬鄭皆用今文義夏時有三正者詩緯推度災曰軒轅高辛夏后氏漢皆以十三月為正少昊有唐有殷皆以十二月為正高陽有虞有周皆以十一月為正通典引尙書中候亦有其文通典引三禮義宗曰若以書傳中候文依三正記推之則三皇五帝之所尙可得而知也以周人代殷用天正而尙赤殷人代夏用地正而尙白夏以人正代舜而尙黑則知虞氏之王當用天正而尙赤陶

唐氏當用地正而尙白高辛氏當用人正而尙黑高陽氏當用天正而尙赤少皞氏當用地正而尙白黃帝當用人正而尙黑炎帝當用地正而尙赤共工氏當用地正而尙白太皞氏當用人正而尙黑也崔氏所推與孔氏正義同但孔氏無共工有女媧皇侃引二家說一說自從有書籍而有三正說與鄭同但以神農爲地統黃帝少昊天統顓頊人統帝嚳帝堯地統與崔孔所推異皇氏依後說云所以必從人爲始者熒璣三才須人乃成是故從人爲始也諸說皆謂夏以前有三正後儒乃云湯始改正蓋未攷古義也大傳曰尙考大室之義唐爲虞賓又云於是百執事咸昭然乃知王世不絕爛然必自有繼祖守宗廟之君則禹繼堯仍當禘舜所存二王後必是唐虞三正謂唐虞與夏有扈氏蓋不知三正迭王之義責夏傳子不師唐虞故啓以怠棄三正罪之也

天用剿絕其命

史記作勦誤當从刀白虎通壽命篇曰命有三科應行隨命者隨行爲命若言怠棄三正天用剿絕其命矣祭法正義引孝經援神契曰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任慶有遭命以譴暴有

隨命以督行注隨命謂隨其善惡而報之小學紺珠又引援神契曰行善得善曰受命行善得惡曰遭命行惡得惡曰隨命隨者逆天道常善之行則隨其暴虐行以教之與白虎通義合○今文一作剿絕○說文水部引書作剿刀部引書作剿蓋三家異文漢書王莽傳莽拜郭欽爲填外將軍封刺胡子又詔曰將遣大司空將百萬之師征伐剿絕之矣莽用今文尙書○一作機絕○漢書外戚傳武帝作賦悼李夫人曰命機絕而不長師古曰機截也機蓋假借字亦三家異文

今予惟恭行天之罰

翟義王莽傳亦作共○史記作維共墨子與漢書固東都賦漢書敘傳高誘呂氏春秋注鍾會檄蜀文孫盛李賢李善引尙書皆作龔蓋三家異文○一作命予惟恭行天之罰○白

虎通三軍篇曰王法天誅伐天子自出者以爲王者乃天之所立而欲謀危社稷故自出重天命也尙書曰命予惟恭行天之罰此言開自出伐扈也段玉裁說命字蓋誤其共作恭者後人所改也案白虎通引此爲重天命之證則命字亦可通或三家異文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

○今文作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

女不共命○史記左不攻于左下無女不共命句墨子引書亦無疑古本無之○一作左不共于左右不共于右○不攻墨子作不共三國志毛玠傳鍾繇詰玠引書曰左不共左右不共右與墨子引書同或亦三家異文

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

○今文作御非其馬之政女不共命○正史記作政與墨子引同

用命賞于祖

大傳曰古者巡守以遷廟之主行出以幣帛皮圭告貧卒斂幣玉藏之兩階之間蓋貴命也錫瑞謹案大傳但言巡守若師行亦當同禮記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禘遂奉以出載於齊車又以然則武王伐紂王升舟入水宗廟惡帛皮圭大傳文不具耳大傳又云武王伐紂王升舟入水宗廟惡帛注云惡為亞亞次也宗廟遷主是武王行師亦載遷主行王制疏引皇氏說云行必有主無則主命載於齊車書曰用命賞于祖是也擊虞要注云古者帝王征行以齋車載遷廟之主行故甘誓云用命賞于祖

弗用命戮于社

○今文作不用命僇于社○史記作不用命僇于社○周禮大司寇先鄭注小宗伯後鄭注公羊傳何氏注引皆作不與史記同蔡邕獨斷曰天子之宗社曰泰社天子所為羣姓立社也天子之社曰王社一日帝社古者有命將行師必於此社授以政尚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

子則孥戮汝

○今文作子則奴僇女○史記作子則帑僇女帑淺人所改當從漢書引作奴漢書王莽傳曰秦置奴婢

今文尚書攷證卷四

五

之市與牛馬同蘭書曰子則奴戮女唯不用命者然後被此辜矣師古曰奴戮者戮之以為奴也說書以為帑子也戮及妻子此說非也泰誓云囚奴正士豈及子之謂乎匡謬正俗云按奴戮者始謂孥或以為奴或加刑戮無有所赦耳此非孥子之孥猶周書泰誓稱囚奴正士亦謂或囚或奴也斡黜作豈得復言弁子俱囚也班固漢書季布傳贊云及至困厄奴僇苟活蓋引商書之言以為折衷矣按班書皆用今文說周禮司農云今之為奴婢古之罪人也故書曰子說奴戮女先鄭注亦同今文若越語句踐徇于軍曰左而不在左右而不在右身斬妻子鬻雖仿甘誓之法恐非仁人之師

受業 盧豫章 夏敬觀 校

今文尙書攷證卷五

善化皮錫瑞

湯誓第五 商書一

湯誓 風俗通皇霸篇曰湯者攘也昌也言其攘除不軌改亳為商
成就王道天下熾盛文武皆以其所長夫擅國之謂王能制
割之之謂王制殺生威之謂王王者往也為天下所歸往也白虎
通諡篇曰湯死後世稱成湯以兩言為諡也崔駰大理箴曰夏用
淫刑湯誓其軍

王曰 史記殷本紀作湯曰段玉裁說白虎通曰質家言天命已使
得誅伐王者耳故先改正朔也按史記殷本紀作湯曰云云下文
踐天子位作湯誥乃稱王自至於東郊告諸侯然則今文尙書祇
作湯曰古文尙書作王曰錫瑞謹案段說非也白虎通言質家先
伐乃改正朔非謂稱王天傳曰湯放桀而歸于亳三千諸侯大會
湯取天子之璽置之于天子之坐左復而再拜從諸侯之位是其
時未稱王史記曰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亦據後言之耳然據史

今文尙書攷證卷五

一

官所書則固當稱王曰史記作湯曰不作王曰者史公以意改之
使人易曉與五帝本紀作堯曰舜曰不作帝曰夏本紀作啓曰不
作王曰其義正同非用今文作湯曰也若如段說五帝本紀不作
帝曰夏本紀甘誓不作王曰又豈可據以為今文作堯曰舜曰啓
曰之證乎

格爾眾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

爾有眾汝曰我后不恤我眾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眾言

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今文作格女眾庶來女悉聽朕

予維聞女眾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夏多罪天命殛

之今女有眾女曰我君不恤我眾舍我穡事而割正。史記予維

聞女眾言至今夏多罪廿二字在天命殛之至舍我穡事而割政

廿三字之上與今本尙書先後倒易段玉裁說以漢書攷之尙書

每簡或廿二字或廿五字此則伏生壁藏之簡甲乙互異之故也
又按劉歆移書太常博士曰得此逸書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
傳或間編湯誓正閏編之一證錫瑞謹案據史記所載疑史公所
用今文尙書本與古文不同以文義論似史記文繁義複不如今

本文從字順然文從字順者正恐後人改竄之本未可專據今本
爲是疑古本爲非也稽史記作喬與石經合正史記作政無夏字
今本夏字乃淺
人據疏妄增

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今文作女其曰有罪其如台。史記作
女其曰有罪其奈何無今字史公於尙書

如台字皆作奈何用故訓字孫星衍說如台爲
奈何者薛綜注東京賦云如奈也台何聲之轉

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有眾率怠弗協。白虎通京師篇云或曰
夏曰夏邑殷曰商邑周

曰京師尙書曰率割夏邑謂桀也在商邑謂殷也引書與史記異
三家異文。今文一作夏王率止眾力率奪夏國有眾率怠不和

○史記作夏王率止眾力率奪夏國有眾率怠不和
和奪謂奪其收斂也遏作止協作和或用故訓字

曰時曰曷喪予及汝皆亡。今文作曰是日何時喪予與女皆亡
○史記作曰是日何時喪予與女皆亡

鄭注尙書云桀見民欲叛乃自比于日曰是日何時喪予與女皆亡
○我與女亦喪引不亡之徵以脅恐下民也鄭注與史記正同

蓋今文尙書本有作是日何時喪予與女皆亡者鄭引用今文尙
書也大傳曰夏人飲酒醉者持不醉者不醉者持醉者相和而歌

今文尙書攷證卷五

二

曰盜歸于亳盜歸于亳亳亦大矣故伊尹退而閒居深聽歌聲更
曰覺兮較兮吾大命格兮去不善而就善何天不樂兮伊尹吾之有

桀曰大命之亡有日矣桀憫然歎啞然笑曰天之有日猶吾之有
民也日有亡哉日亡吾乃亡矣是以伊尹遂去夏適湯鄭注云亳

湯之都也深聽歌聲思其故也是時伊尹在桀覓兮謂先知者較
兮謂直道者格至也吾謂桀也自比于天言常在也此於日言去

復來也新序刺奢篇云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亡
吾亦亡矣餘與大傳略同列女夏桀末喜傳曰龍逢進諫曰君無

道必亡矣桀曰日有亡乎日亡而我也亡揚雄荊州牧箴云至桀荒
溢曰我在帝位若天有日谷永黑龍見東萊對曰夏商之將亡也

行道之人皆知之晏然自以若天有日莫能危師古注曰自謂如
日在天而無有能傷危也皆與大傳說合一作時日害喪予是

女借亡。孟子引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借亡趙岐注曰時是
也日乙卯日也害大也言桀爲無道百姓皆欲湯共伐之湯臨士

衆誓言是日桀當大喪亡我與女俱往亡之臺卿以此二語爲湯
誓衆之言乃今文異說與伏生史公揚子雲谷子雲鄭君之說皆

不合與孟文下民欲與之借亡意
亦不貫陳喬縱以爲小夏侯說也

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尙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今
文輔

作及○史記曰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尙及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理女孫星衍說輔作及者今古文異字非詰也賚爲理者理與釐通書序帝釐下土方馬注云釐賜也理也按白虎通號篇曰或稱一人王者自謂一人者謙也欲言己材能當一人耳故論語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據此則惟王者可自稱予一人故湯自謂予一人也

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今文爾作女

無作毋罔作無○史記曰女毋不信朕不食言女不從誓言予則奴僇女無有攸赦今本帛字誤當作奴見甘誓中論賞罰篇曰夫賞罰者不在乎必重而在於必行必行則雖不重而民肅不行則雖重而民怠故先王務賞罰之必行也書曰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女罔有攸赦孥字亦後人改之

今文尙書攷證卷五

三

受業

雷恆
文永魯技

今文尙書攷證卷六

善化皮錫瑞

股庚第六 商書二

盤庚。今文作股庚。漢石經作股庚。史記殷本紀曰：帝陽甲崩，南復居成湯之故居。迺五遷，無定處。殷民吝胥，皆怨，不欲從。盤庚乃告論諸侯，大臣曰：昔高后成湯與爾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則可修，舍而弗勉，何以成德？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湯之政。然後百姓由，宜殷道，復興諸侯來朝，以其遵成湯之德也。帝盤庚崩，弟小辛立，是為帝小辛。帝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乃作盤庚三篇。俞樾說：作盤庚，所以諷小辛也。傷今思古，猶小雅楚茨諸篇之義也。呂氏春秋慎大覽曰：武王乃恐懼，大息流涕，命周公旦，進殷之遺老，而問殷之亾故，又問衆之所說，民之所欲，殷之遺老對曰：欲復盤庚之政，武王於是復盤庚之政。然則史記謂百姓思盤庚，信有徵矣。盤庚之作，因百姓思盤庚而作，則所重者盤庚之政也。此作書述盤庚遷殷之後，以常舊服正法度，卽所謂盤庚之政也。其首篇之本指也。其中下兩篇，則取盤庚未遷與始遷之時，告誡其民之

今文尙書攷證卷六

一

語附益之故。雖三篇而伏生止作一篇也。後漢書文苑傳杜篤論都賦曰：盤庚去奢，行儉于亳。李賢注：引帝王世紀曰：盤庚以耿在河北，迫近山川，自祖辛以來，奢淫不絕。盤庚乃南渡，徙都于亳。正義引鄭注：意亦略同。是盤庚之政，去奢行儉之政也。故以當時事實而言，盤庚中宜為上篇，盤庚下宜為中篇，盤庚上宜為下篇。曰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者，未遷時也。曰盤庚，既遷奠厥攸居者，始遷時也。曰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者，則又在後矣。然則作書者何以顛倒其序乎？曰：作書之序如此也。盤庚之作，百姓追思之，而作也。思盤庚，思其政也。故始所作者，蓋止今之上篇。載盤庚正法度之言而已。無中篇，無下篇也。然而盤庚未遷與始遷時再三致告，其民者，民猶執而不能不曰：三篇作書者，則以上篇為中，而下兩篇作也。序書者，不能不曰：三篇作書者，則以上篇為中，而下兩篇為特附焉者，也是故盤庚三篇，宜仍伏生之舊，合為一篇，而其中義則從史記為百姓追思，而作錫瑞謹案，俞說是也。漢石經合為一篇，蓋本伏生之舊。同史公之義，若如鄭君古文說上篇是盤庚為臣時事，下篇是盤庚為君時事，則三篇非一時所作，不得合為一篇。矣。漢人以盤庚為去奢行儉，不止杜篤賦言之，鹽鐵論本議篇曰：是以盤庚萃居舜藏黃金，說苑反質篇曰：殷之盤庚，大其先王之曰：非木摩而不彫，牆塗而不畫，周宣所考，般庚所遷，夏卑宮室，唐

虞採椽三等之制也漢書翼奉傳與漢紀翼奉上疏曰臣聞昔盤庚改邑以興殷道聖人美之張衡西京賦曰盤庚作誥率人於苦後漢書郎顛傳顛詣闕拜章曰昔盤庚遷殷去奢卽儉後漢紀崔實論世事曰昔盤庚遷都以易殷民之弊荀悅申鑒曰盤庚遷殷革奢卽約曹翔漢敬隱后頌曰盤庚儉而弗怠皆今文說與去奢行儉之旨合漢書孔光傳光議曰以尙書盤庚殷之及王爲比中山宜嗣光習大夏漢尙書亦今文說也盤庚陽甲之弟兄終弟及故曰及王若華嶠漢書司徒楊彪曰昔盤庚五遷殷民胥怨故作三篇以曉天下之民以三篇爲盤庚自作與史記說不同楊氏世傳歐陽尙書彪議則非史公所用作歐陽說也

盤庚遷于殷

漢書地理志河南郡偃師有尸鄉殷湯所都史記云鄭元曰治於亳之殷地商家自此徙而改號曰殷亳皇甫謐曰今偃師是也其說不誤而揚雄兗州牧箴云成湯五徙卒都于亳盤庚北渡牧野是宅則與史記不同史公謂盤庚自河北渡河南所遷者是亳殷子雲則謂盤庚自河南渡河北所遷者卽牧野乃今文家異說不如史記足據

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慼

今文作率籲衆戚。說文引作戚孫星衍說蓋謂貴戚近臣史記云盤庚乃告諭

今文尙書攷證卷六

二

諸侯大臣鄭注周禮云盤庚將遷于殷詰其世臣卿大夫道其先祖之善功是知衆戚爲貴戚近臣也

出矢言曰我王來旣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

稽曰其如台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

張衡西京賦曰

殷人屢遷前八而後五居相圯耿不常厥邑

于今五邦

錫瑞謹案史記云五遷無定處五邦卽屬五遷蓋並亳

乙遷於邢與書序云仲丁遷于囂河亶甲居相祖

敝卽囂邢卽耿合之湯卽位後所遷之偃師盤庚所遷之殷正合

五遷之數馬鄭注云商亳囂相耿不數盤庚所遷之殷與于今五

邦今字之義不合僞孔傳云亳囂相耿我往居亳凡五徙國都正義云孔以盤庚意在必遷故通數往居亳爲五邦其說迂曲不可通蓋不知上篇爲遷殷後作故可並數亳殷爲五也或引汲冢紀年祖乙遷庇南庚遷奄以足五遷之數紀年

僞書不足據又或以五遷皆出盤庚尤謬

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若顛木之有

由業。今文作粵。說文木部。斲伐木餘也。从木。獻聲。商書曰：若顛木之有粵。耕古文。言由耕許君。以由。顛木之有粵。耕古文。言由耕許君。以由。耕爲古文。則粵。櫟爲今文。尙書明矣。

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業。底綏四方。盤庚敷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史記云：告諭諸侯大臣。又云：法則可修。蓋解此數句之義。

日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衆悉至于庭。王若曰：格汝衆。文。作。裕女衆。白虎通號篇云：尙書曰：王曰：裕女衆。段玉裁說：裕者格字之誤。錫瑞謹案：今文尙書與古文不同。白虎通蓋用今文。非誤字也。方言曰：裕。獸道也。是裕。獸皆訓道。道爲治道之道。亦爲教導之導。古無二字。王莽大誥用今文義。以大誥。獸爲大誥。道此云。裕當如大誥之獸。莽誥之道。裕女衆。謂教導女衆也。史公以爲小辛時。百姓思盤庚。作則王。卽盤庚。王鳴盛據鄭說。以爲湯甲是鄭義。非史公之義。陳喬樞引之。而不加別白。非是。

子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

今文尙書攷證卷六

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今文作王播告之。引商書曰：王播告之。不連修字。爲句。與僞孔句讀不同。蓋本今文大傳云：書曰：若德明哉。湯任父言卑。應言蓋釋經之任。舊人罔有逸言也。父言老成之言。應言謂從上如響應者。

民用丕變今汝聒聒。今文作今女懸懸。說文心部。懸。拒善自。聒。云。古文从耳。古文从耳。用之意也。从心。鈺聲。商書曰：今女懸懸。重文。作聒。則懸乃三家今文。

起信險膚子弗知乃所訟非子自菑茲德惟汝舍德。今文作維。記曰：舍而弗勉。何以成德。

不惕予一人。今文作不施予一人。白虎通號篇曰：臣下謂之。共尊者一人耳。故尙書曰：不施予一人。段玉裁說：今文尙書作施。施與惕同在。歌支一類。詩何人斯。我心易也。韓詩作施。廣雅釋詁：三。穆施狄。敷也。曹音施。失異反。敷亦鼓反。錫瑞謹案：白虎通用今文。作施而義與史公說不同。與鄭君說頗近。鄭以上篇爲盤庚。爲

文。作施而義與史公說不同。與鄭君說頗近。鄭以上篇爲盤庚。爲

臣時事則子一人為盤庚目其君之詞猶云我天子耳此云臣下謂之一人當與鄭同蓋夏族尙書間與古文合也

子若觀火

周禮夏官序官注燿讀如子若觀火之觀陳喬樞說鄭君讀燿為觀當用學官所立三家今文使人易曉司燿

注下文又云今燕俗名湯熱為觀則燿火謂熱火與鄭意言湯熱可呼觀則火熱亦可呼觀也然則此經觀火與司燿之燿皆當訓為熱觀火者猶言熱火也為孔

子亦拙謀

商書曰子亦拙謀讀若巧拙之拙王鳴盛說許云讀若

巧拙之拙後人遂改尙書拙字為拙非也經言子威若熱火之猛烈但子拙謀拙威不用使女縱逸不肯徙也陳喬樞說今文尙書當與古文尙書同作拙謀

作乃逸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

今文穡作齊

○漢書成帝紀陽朔四年詔曰書不云乎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應劭曰農夫服田厲其脊力乃有秋收也

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乃不

今文尙書攷證卷六

四

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昏作勞

張衡西京賦曰何必昏于作勞薛綜注曰昏勉也三國魏

志武帝紀曰穡人昏作注般庚曰不昏作勞鄭元曰昏讀為敬敬勉也陳喬樞說三家尙書皆作昏字昏者敬字之借借

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

後漢書傅毅傳迪志詩曰農夫不怠越有黍稷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

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

今文身作命。石經口口命何及焉登府說案上文屢

言命下文矧予制乃短長之命與此命命相長

相時儉民

今文儉作散。石經相口散口散與說文引商書作惡聲義俱近說文惡疾利口也

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

胥動以浮言恐沈于眾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

傳兩引商書皆有惡之易也四字近人或據以增經文然左氏引經多擿括之辭未可據補

則惟汝眾自作弗靖非予有咎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

惟新○今文作人維舊無求字下求舊作投舊○石經人維舊

禮大司徒職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鄭注云故書

求為救是以救為求又堯典有述亦為有救是以救為述錫瑞

謹案潛夫論交際篇曰人惟舊器惟新亦無上求字風俗通窮通

篇云國志王朗與許靖書引書皆作人惟求舊蓋三家本小異或

有惟字與古文合

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

掩爾善○今文上予下亦有不字掩作絕○五經異義云謹案易

父故祿也尚書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不敢動用非

謂卿大夫詩云凡周之世錫瑞謹案許君引此經為諸侯卿大夫世

勤與滅國鞏絕世之語與大傳說同蓋亦用今文義○一作胥及祿

勤○錫瑞謹案今文尚書逸勤一作肆勤蔡邕司空文烈侯楊公

碑曰公惟司徒之孫太尉公之允子皇祖考以懿德胥及肆勤此

伯喈據今文尚書作肆勤之證詩谷風既詒我肆毛傳肆勞也左

氏昭三十年傳若為三師以肆焉杜注肆猶勞也肆勤謂勤勞王

事伯喈舉楊公之祖考勤勞王事正用盤庚乃祖乃父胥及肆勤

之義又蔡邕中鼎銘云宣力肆勤肆勤亦即肆勤周禮小宗伯肆

儀為位注故書肆為肆曲禮君命大夫與士肆學記宥雅肆三釋

文皆云肆本作肆集韻肆或作肆是肆與肆通伯喈用

今文作肆勤實勝逸勤之義江段孫陳皆未及引也

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大傳曰古者諸侯始受封則

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其始受封之人此

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孫賢者守之世世以嗣其始受封之人此

之謂與滅國繼絕世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此

之謂也○今文一作茲予享于先王爾祖其從享之○韓詩外傳

說與大傳略同惟云五十里諸侯以十里為異引書曰茲予享于

先王爾祖其從享之無大字與字○韓詩外傳

案韓詩外傳與尚書大傳說同足證魯齊韓三家詩皆用今文尚

書矣五十里諸侯采地以十里較大傳所云韓詩外傳是也尚書

侯七十里諸侯例之其采地皆遞減十里則韓詩外傳是也尚書

大傳作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五蓋衍字耳錫瑞謹案陳說非也

古文尚書攷證卷六

五

董子春秋繁露爵國篇曰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與尚書大傳合則大傳十五里不誤外傳脫五字耳伏生韓太傅之說與古文說不同蓋以董子書則采地不黜使其子孫賢者守之即附於諸侯之附庸其先百里之國其後爲稱字之三十里其先七十之國其後爲稱名之二十里其先五十里國其後爲稱人氏之十五里殷爵三等附庸亦分三等其數正合春秋時紀季以鄆入于齊此國滅而采地不滅之證公羊傳云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是附庸亦得立五廟蓋子孫有罪黜而猶得爲附庸立五廟以祠其受封之人此古者與滅國繼絕之義也今文家解此經竝不訓爲功臣配祭鄭注以大享爲烝嘗或謂兼禘祫言之皆非今文尚書之義今文說既不以爲配祭則上句享字上不必加大字下句享字上亦不必加與字矣此則當從外傳無大字與字爲是今本大傳恐後人據古文尙書增之

作福作災子亦不敢動用非德子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今文射作矢

○石經口口口有志王應麟藝文志攷云漢人引若矢之有志儀禮既夕記志矢一乘注志猶擬也書曰若射之有志陳喬樞說疑鄭君所引書是作若矢之有志此亦三家今文之異字也

今文尙書攷證卷六 六

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今文無作毋老作翁弱作流○石經女毋翁侮成人毋流下

說翁侮猶言狎侮段音字鄭注鄉飲義云流猶失禮也馮登府說案流本音爲聊說文彡部弱撓也是弱流音相近錫瑞謹案翁與脅通淮南隆形訓其人翁形注云翁讀脅幹之脅漢書王莽傳動靜辟脅師古曰翁脅之聲相近義則同據此翁疑段爲脅以勢脅衆不使遷也流蕩散之義管子宙合篇君失音則風律必流注云流謂蕩散又案段玉裁據唐石經訂古文爲老侮成人以今本作侮老爲誤是古文本侮在老下今文作翁侮特一字不同耳

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子一人之作猷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

用德彰厥善後漢書濟北惠王傳三國志高柔傳引皆作彰○今文彰一作章○漢書楚孝王躡傳王嘉傳引皆作用

德章厥善

邦之臧惟汝眾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今文作國之臧則維余一人是有逸罰○國語內史過引般庚曰國之臧則維女眾

國之不臧則維余一人是有逸罰韋昭注曰臧善也國俗之善則

維女眾歸功于下逸過也罰猶臯也國俗之不善則雜余一人是我有過也其臯當在我章注不言古今文同異疑古今文同注義或亦本今文家說也

凡爾眾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今文恭

作共度乃口作度爾口○石經各共爾事齊乃位度爾口

罰及爾身弗可悔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石經於中篇建乃家之下下篇股庚既之

上空一字則上篇中篇相接處亦必空一字可知蓋今文尙書股庚三篇合爲一篇而三篇之文不可無區別故大小夏侯章句皆二十九卷歐陽章句三十一

卷蓋分股庚三篇爲三卷也

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眾咸造勿襄在王庭盤庚乃登進

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

后胥感鮮以不浮于天時○今文感作高○石經口口口民之承保后肯高鮮以不浮下關江聲說讀當

今文尙書攷證卷六

至保字絕句洛誥曰承保乃文祖受命民則此承保二字當聯讀保安也言前后無不承安其民也感石經作高胥相也詩云聿來胥宇小山別大山曰鮮詩云度其鮮原鮮字當屬上讀言前后相度高山之處而徙居之下篇所謂適于山也浮過也既相地之宜又審天之時當遷則遷不過于天時也李富孫說咎繇謨庶厲翼史記夏本紀作高翼釋詁厲作也鄭注同月令征鳥厲疾呂覽作高疾是石經作高或卽與厲字義同

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

承汝俾汝惟喜康其非汝有咎比于罰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

故以丕從厥志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

○今文汝遷作爾遷邦作國汝作今女○石經口口口試以爾遷安定厥國今女不下關馮登府說經文云今予將試以爾遷安定厥國下云今女不憂朕心之攸困乃

威大不宣乃心語氣緊接今文是也

乃威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

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茲子有亂政

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

后丕乃崇降弗祥嗚呼今予告汝不易。今文崇作興弗祥作不

口興降不承於戲今予下闕馮登府說說文興从昇从同聲亦相

協太元經風動雷興從其高崇馬融長笛賦曲終闕盡餘絃更興

繁手累發密節疊重可證興與崇協相通文選東京賦進明德而崇

見古音如此耳侯康說按興與崇義相通文選東京賦進明德而崇

業薛綜注崇猶興也是也毛詩江之永矣又義字引詩江之義矣

作江之漾矣說文永部首引詩江之永矣又義字引詩江之義矣

是永與漾同聲春秋昭十一年盟于祿禘公羊作侵羊范君斷碑

文曰利千萬曾羊元嘉刀銘宜侯王大吉祥皆段羊為祥是祥與

羊同聲此祥轉為永之故也。我高后一作乃祖乃父。釋文云

我高后本又作乃祖乃父段玉裁說按別本是也當讀乃祖乃父

丕乃告句絕乃祖乃父則非馬鄭王之本可知三家今文多與壁

陸氏不言其為誰氏祖乃父者是三家今文

中本異疑作乃祖乃父者是三家今文

見於他書所引者故陸氏附載之爾

今文尙書攷證卷六

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今文汝

比猶設作翁。石經口口絕遠女比猶念以相從各翁中下闕江

聲說女比附其謀猶念慮以相從于遷所各合中正于女心

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

易種于茲新邑左傳史記引般庚之誥皆無不吉不迪暫遇姦宄

故未敢據以為

今文尙書也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盤庚既遷石經口建乃

下闕中下二篇相接處中空一

字此三家今文尙書舊式也

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眾曰無戲怠懋建大命。今文作女

大命。石經口口口眾曰女罔台民助建大命段玉裁說古罔無

通台怠懋助通劓古音同懋侯康說按易雜卦傳越語載范蠡

之語秦始皇東觀刻石文柏梁臺詩張衡東京賦俱讀怠如台匡

謬正俗卷七引曹朔作後漢敬隱后頌述宋氏之先云實先契而

佐唐湯受命而創基二宗儼以久饗盤庚儉而弗怠蓋正用無戲
怠之意而亦讀爲台與基爲韻又台古通怡太史公自敘虞舜不
合諸呂不台卽不怡也而怠亦通怡雜卦傳謙輕而豫怠也釋文
引虞氏作怡是也冒从目聲故動从冒聲而切以許玉其讀助若
懋者卽旭讀若好之比君夷迪見冒聞于上帝釋文引馬作助崔
瑗侍中箴亦有勛聞上帝之語顧命爾無以劍冒貢于非幾釋文
引馬鄭王作勛此懋建所以得爲勛建也錫瑞謹案二說是也侯
引曹朔頌允塙列女傳齊姜頌曰齊姜公正言行不怠勸勉晉文
台當讀爲給孫星衍說台失也皆非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腎腸曰憂腎之腎腎之陽陽之三國志管宣傳太僕陶邱一等薦。今文予作我心腹腎腸腎作優賢揚腎。今文予作我心腹腎腸腎作優賢揚腎。

宣曰優賢揚腎垂聲干載裴松之注曰今文尙書曰優賢揚腎謂
揚其所歷試文選左大冲魏都賦曰優賢著於揚腎張載注曰尙
書般庚曰優賢揚腎歷腎試也。一作優腎取腎歷。漢國三老袁良
碑云優腎取腎之寵咸陽令唐扶頌云優賢腎歷腎賢腎作取揚腎作腎皆三
家異文說文曰取古文爲賢字今文尙書言蔡邕用古叔諡
前揚腎古通用臬陶拜手腎言史記作揚言蔡邕用古叔諡
議曰天子諸侯咸用優賢禮同優賢字亦用今文尙書也

今文尙書攷證卷六

十

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眾爾無其怒協比讒言予一人古我先

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石經口口口

凶德綏績下闕馮登府說綏嘉聲之近曲禮大夫則綏之注
綏讀曰妥嘉古音如哥詩東山破斧節南山頌弁相協可證

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今文

作今爾惠朕震作祇。石經今爾惠朕口祇動萬民以遷江聲說
惠順也今爾順我教令以導民使知遷則能安必皆順從何至震

動萬民以遷于孫星衍說釋詁惠順也祇敬也今文之意言汝順
我盍敬動萬民徙居避患之爲得也祇震聲之轉堯典祇敬史記

作振敬內則祇見孺子鄭注祇或作振

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石經肆

史記賈誼傳共承嘉惠其承蓋用今文

用承地于新邑肆予冲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

賁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

眾朕不肩好貨。今文隱作乘懋作勗。石經口口乘哉子其勗

商相爾念敬我眾朕不肩好貨。江聲說乘治也。孫星衍說乘計也。錫瑞謹案今文之義不必與古文同。石經后骨高鮮

江聲說為相度高山以經云適于山證之似江說為可信則乘哉

之乘或即乘高之義謂乘高山以建新邑也。懋作勗見上。

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今文保作萃。鹽鐵論本議篇文

學曰是以盤庚萃居舜藏黃金高帝

禁商賈不得仕宦所以遏貪鄙之俗而醇至誠之風也。張敦仁說

即盤庚下篇鞠人謀人之保居也以文學語意推之與上經朕不

肩好貨下經無總于貨寶正昭合但未詳此萃當彼經何字並其

說若何耳。臧庸說案此萃居即當彼經保居保或作葆與萃形相

近故文異然則古文尙書作保居今文尙書作萃居其說猶齊語

云夫商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貲制國為二十一鄉

工商之鄉六蓋別居之不

令與士農雜處賤之也。

今文尙書攷證卷六

士

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今文尙書攷證卷六

也。今文尙書攷證卷六

也。今文尙書攷證卷六

也。今文尙書攷證卷六

也。今文尙書攷證卷六

也。今文尙書攷證卷六

也。今文尙書攷證卷六

也。今文尙書攷證卷六

也。今文尙書攷證卷六

也。今文尙書攷證卷六

也。今文尙書攷證卷六

受業未雷 恆接

今文尙書攷證卷七

善化皮錫瑞

高宗彤日第七

商書三

高宗彤日

大傳曰武丁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武丁問諸祖

已祖已曰雉者野鳥也。不當升鼎。今升鼎者欲為用也。

違方將有來朝者乎。故武丁內反諸己以思先王之道。三年編髮

或譯來朝者大國孔子曰吾於高宗彤日見德之有報之疾也。史

記原本經曰帝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啣武丁懼祖

已曰王勿憂先修政事武丁脩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帝武

丁崩子帝祖庚立祖已嘉武丁之以祥雉為德立其廟為高宗遂

在。高宗彤日及訓錫瑞謹案史公以高宗彤日作於祖庚之時正

地般庚作於小辛之時其事仍當為高宗時事高宗崩後追序其

事以美之耳。史記與大傳本無不合。孫星衍以史公為古文義失

也。漢書杜鄴傳曰臣聞野雉著怪高宗深動即史記云武丁懼之

意蓋武丁懼而問祖已祖已乃言也。揚雄兗州牧

箴曰丁感雉雉祖已伊忠爰正厥事遂緒高宗

高宗彤日越有雉雉。今文越一作粵。白虎通諡篇曰諡或一

為。魯故尙書高宗般宗也爾雅釋天釋又祭也。周曰釋商曰彤孫

炎曰察之明日尋釋復祭彤者相尋之意何休公羊解詁曰般日

彤周曰尋釋者據今日道昨日不敢斥尊言之文意也。彤者彤彤

不絕據今日道昨日斥尊言之質意也。漢書外戚傳引書云高宗

彤日與有

雉雉作粵

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今文格作假。漢書成帝紀孔光傳

光出也。對曰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書曰惟先假王正厥

事。言與之來事有不正也。師古曰言先代至道之王必正其事

成。帝紀建始元年詔引書云惟先假王正厥事。師古曰假至也。言

崇古至道之君遭遇災變則正其行事修德以應之。案史公訓先

假王為王勿憂師古以為先代至道之王似非其義。孫星衍說史

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承有不永非天民

中絕命。今文唯天監下無民字。民中絕命作中絕其命。史記

天民中絕其命。石經民中絕命上闕其文不可攷。江聲說史記

載此文民止一字不重出。偽孔本於中絕命上別出民字殊無謂

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今文字作

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附命正厥德乃曰其奈何奈何乃如台

之故訓字。孚一作付。石經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付下闕

漢書孔光傳光日蝕對曰石既付命正厥德言正德以順天也對

付古通用訓誼同孔光傳大夏侯尚書石經亦用夏侯本史公作

附蓋歐陽尚書索隱

依孔傳音孚非也

嗚呼王司敬民。今文作嗚乎王嗣敬民。史記曰嗚乎王嗣敬

皆省作司。呂大臨考古圖載晉姜鼎云余惟司朕先姑集古錄劉

原父皆釋司為嗣是司為古文嗣錫瑞謹案史公作嗣與下文天

允義貫集解引偽

孔主民釋之非也

罔非天庠典祀無豐于昵。今文無豐于昵作母禮于弃道。史

繼典作常見釋詁史公以故訓字代經索隱曰祭禮有常無為豐

殺之禮是以棄常道陳喬樞說正義引王肅云高宗豐于禴故

有雉雉升遠祖成湯廟之異然則史記所謂母禮于弃道者即指

豐于尼而殺于遠之失也。史記此句或據歐陽尚書或以訓詁由

釋之無可證明姑仍之據本紀言帝盤庚崩弟小辛立殷復衰

今文尚書攷證卷七

小辛崩弟小乙立帝小乙崩子帝武丁立是小辛小乙皆弃道之

君殷所以衰由之武帝小乙子祀事特豐于禴故祖已因野鳥

入廟訓王以母禮于弃道當思法成湯修政以德以繩祖武也

源說以昵為禴廟不但非今文說並非為羽蟲也西漢古文家言

史記外莫古於劉歆五行傳釋此篇曰雉為羽蟲之孽易有鼎卦

宗廟之器奉宗廟者長子野鳥自外入為宗廟器主是繼嗣將

也漢成帝報許皇后書引高宗彤日祖已之言為飭掖庭椒房之

徵杜欽上成帝論災異亦謂應主後宮適妾爭寵相害為患引高

宗遭雉雉之戒飭已正事殷道復興唯陛下正后妻抑女寵以

災異五行傳成帝鴻嘉二年有飛雉集博士庭厓登堂而雉又

集太常宗正府又集未央宮承明殿時車騎將軍王音等上言天

地之氣以類相應告人君甚微而著經載高宗雉雉之異以

轉禍為福之驗今雉經歷三公之府太常宗正典宗廟骨肉之官

然後入宮其宿留曉告人具備深切今卽位十五年繼嗣不立洙
行流聞皇天數見災異宜謀於賢知克已復禮以求天意庶繼嗣
可立災變可銷也皆以雉應宮闈繼嗣從無豐于禰廟之說古
今人表以孝已祖已列於武丁傳說甘盤之間蓋高宗信後妻之
言將廢世子孝已降年有承有不承事闕宗社之修促天變於上
臣諍於下言王嗣克敬則民罔非心天允典祀以長以賢奈何以
立儲大禮施於弃道昵愛之人豈徒豐禰祀之謂而太史公王音
劉歆所見之古文反不如馬融僞孔乎錫瑞謹案陳說失矣魏說
亦未爲得也西漢今文家從無豐禰之說史公之母禮于弃道明
與無豐于昵不同集解索隱皆用僞孔以釋史公記殊非陳氏治今
文亦於兩漢今古文家辨之未析謂史公之說同於王肅謬說是
誣史公矣且祖已訓王亦安得斥其先王爲弃道之君哉魏說豐
禰之說專主繼嗣爲義讀史記以王嗣敬爲句民罔非爲句謂是
高宗易儲之證於古無徵古今人表雖列孝已之名不詳其事高
宗廢孝已漢人稱引皆未之及惟見於家語帝王世紀二書家語
王肅增加世紀皇甫謐撰二人皆作僞亂經之人其說豈可爲據
且如二書之說則孝已已廢矣魏乃云以祖已之諫不廢已與二
書不符又云殷世惟天子得以千支名次則王世子亦得名之孝
已祖已是也不知白虎通姓名篇曰臣民亦得以生日名子尙書
道殷臣有巫咸有祖已也莊割假巫咸是臣民皆得以千支名祖

今文尙書攷證卷七

已是臣竝非世子魏以祖已爲王世子更不知出何書且如其說
則高宗世子何其多乎據母佚篇馬注高宗欲廢祖庚立祖甲矣
若又廢孝已則高宗欲廢兩世子恐無是理孝已祖庚爲一人爲
二人亦無明文可據古今人表孝已第三等無注祖庚第四等注
云武丁子是班氏不以爲一人且似不以孝已爲武丁子也攷五
行志於劉歆說外又載一說云鼎三足三公象而以耳行野鳥居
鼎耳小人居公位敗宗廟之祀野木生朝野鳥入廟敗之異武
丁恐駭謀於忠賢修德而正事內舉傅說授以國政外伐鬼方以
安諸夏故能攘木鳥之妖致百年之壽則不專指易嗣與劉歆不
同大傳又一說云武丁之時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武丁召
其相而問焉其相曰吾雖知之吾不能言也問諸祖已曰桑穀野
草也野草生於朝也乎武丁懼側身修行思昔先王之政與滅國
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禮重譯來朝者六國則又以祖已所訓
兼有桑穀大傳皆出伏生而二說不同五行志皆本伏生洪範五
行傳家法而二說又不同五行志後一說以雉雉與桑穀並稱木
鳥之妖與大傳後一說相合論衡指瑞篇云尙書大傳曰高宗祭
成湯之廟有雉升鼎耳而鳴高宗問祖已曰辭祖已曰遠方君子
殆有至者祖已見雉有似君子之行今從外來則曰遠方君子將
有至者矣此仲任以今文說解大傳與大傳前說相合又異虛篇
云高宗祭成湯之廟有雉升鼎而雉祖已以爲遠人將有來者

說尙書家謂雉凶議駁不同且從祖己之言雉來吉也據此則漢
鼎耳雉武丁懼祖己曰修德武丁從之位於永宣漢書郊祀志同
說苑辨物篇曰昔我高宗成王感於雉雉暴風之變脩身自致而
享豐昌之福也後漢書劉陶傳陶上疏曰武丁得傳說以銷鼎雉
之災曹節傳審忠上書曰昔高宗以雉雉之變故獲中興之功書
疏引鄭康成曰雉升鼎耳而鳴象視不明天意若曰當任三公之
諫以爲政三國志高堂隆傳曰武丁有雉雉登於鼎以災恐懼側
身脩德又曰此則祖己之所以訓高宗高宗之所以享遠號也諸
說或渾言之或卽一事言之皆非專指繼嗣所以然者上天示異
初不明言大臣因事納忠亦非一端而已祖己曰正厥事則凡用
八行政以及宮闈繼嗣皆在正事之中高宗修德攘災亦不專在
一事說尙書者或云雉吉或云雉凶其義雖異而皆可通蓋上天
示變則疑於凶修德禳災則轉爲吉也史記一書多同今文成帝
王音杜欽劉歆皆今文說歆雖傳古文尙書而五行傳所載皆今
文之義隋書經籍志云濟南伏生之傳惟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
是其本法是也魏以史公劉歆爲古文說失之魏又云漢人不以
繼嗣爲占而以用人懷遠爲占者乃高宗之書不止一篇首篇專
論繼嗣次篇則修德行政用人振武案兩漢人所習今文皆止二
十九篇高宗之訓久亾史記已不載其一字漢人安得引之是諸

今文尙書攷證卷七

四

說所引皆高宗彤日篇文非高宗之訓篇文魏說憑臆無徵皆不可據

今文尙書攷證卷八

善化皮錫瑞

西伯伐耆弟八 商書四

西伯戡黎。琳。今文作西伯伐耆者亦作飢又作汎。錫瑞謹案慧
 傳亦同說文作伐尙書音義八十三引尙書大傳曰伐者克也則大
 黎伏生司馬遷作者路史音義云黎尙書大傳作者外紀云西伯勝
 黎證云大傳以西伯戡黎為戡者史記周本紀云敗耆國徐廣曰
 耆一作汎殷本紀云及西伯伐汎國滅之徐廣曰汎一作汎又作
 音宋世家云及祖伊以周西伯昌之修德滅汎國徐廣曰汎音耆
 是今文伐亦作戡耆亦作汎作汎皆三家異文也班固典引云以
 方伯統牧乘其命賜形孤黃鉞之威用討韋顧黎崇之不恪孟堅
 用今文而亦同古文作黎者或夏侯尙書同於古文或後人用古
 文改之孟堅云以方伯統牧則以西伯為二伯王逸注楚辭天問
 治昌號衰秉鞭作牧云文王為雍州牧叔師亦用今文而以西伯
 為州牧與班說不同豈文王始為州牧而後為二伯歟

今文尙書攷證卷八

一

西伯既戡黎。大傳云文王一年質虞芮二年伐于三年伐密須四
 年伐吠夷紂乃囚之四友獻寶乃得免於虎口出而

伐者又云五年之初得散宜生等獻寶而釋文王文王出則克耆
 六年伐崇則稱王史記周本紀則於闕天獻寶紂赦西伯虞芮俱
 讓之後云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明年伐戎明年伐密
 須明年敗耆國明年伐邢明年伐崇侯虎明年西伯崩錫瑞謹案
 大傳以為文王伐者在受命之五年史記以為在受命之四年大
 傳以為文王被囚在三伐皆勝之後史記以為被囚而出乃伐諸國
 大傳以為六年伐崇乃稱王史記以為受命之年稱王史記西伯
 韜命之緯候之說文王九年九十六始稱王春秋元命包曰西伯
 既得丹書於是稱王改正朔誅崇侯虎緯候與大傳又於
 散宜生等獻寶之後云紂大說曰非子罪也崇侯與遂遣西伯伐
 崇與前云出而伐者不同者蓋五年伐耆六年伐崇其事相連紂
 使文王伐崇文王先伐耆者乃伐崇也吳中本大傳云西伯既伐耆
 紂囚之牖里以戡者在被囚之前與詩文王序疏禮文王世子疏
 所引大傳皆不合其文蓋誤文王三伐皆勝紂畏惡之囚于牖里
 其事猶可解說若伐耆入紂圻內祖伊有詭命之告使紂於此時
 西伯皆勝始畏而惡之拘於羑里紂得散宜生等獻寶而釋文王
 文王釋而伐黎皆據大傳之說韓非子曰文王侵孟克莒舉鄆三

舉事而紂惡之文王乃懼入洛西之地請解炮烙之刑天下皆說
又曰紂以其大得人心已又輕地以收人心是重見疑也固其所
以桎梏囚于羑里也是韓非以被囚在三伐皆勝之後與大傳合
孟卽邪莒卽伐密以遏祖莒之莒舉鄴蓋因伐吠夷而舉其地也
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
卜筮篇曰吉人鑽龜輒從善兆凶人揲著輒得逆數何以明之紂
至惡之君也當時災異繁多七十下而皆凶故祖伊曰格人元龜
罔敢知吉賢者不舉大龜不兆災變亟至何則人心神意同吉凶
也仲任以賢者訓格人則今文尙書與古文同。今文一作假人
元龜無敢知吉。史記殷本紀曰紂之臣祖伊聞之而咎周恐奔
告紂曰天既訖我殷命假人元龜無敢知吉無天子二字蓋省文
無敢知吉作無下云罔不欲喪作罔則此疑用今文本作無也假
格古通用徐廣曰元一作卜周本紀曰殷之祖伊聞之懼以告紂
宋世家曰及祖伊以周西伯之修德滅虜國懼禍至以告紂。一
作假爾元龜罔敢知吉。潛夫論卜列篇云尙書曰假爾元龜罔
禮云假爾泰龜有常之義以此爲命龜之詞也漢書食貨志元龜
距冉長
尺二寸

今文尙書攷證卷八

二

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今文惟作維戲作虐。史記殷本紀曰非先王不

相我後人維王淫虐用自絕集解鄭元曰王暴虐於民是鄭本亦作虐字也

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虔天性不迪率典。今文作不虔知天性

有安食不虔知天性集解鄭元曰使不得安食逆亂陰陽不虔天性傲很明德不修教法者康作安故訓字不虔知天性多知字蓋

今文尙書也

今我民罔弗欲喪。今文弗作不。史記曰今我民罔不欲喪弗

伊諫紂曰今我民罔不欲喪罔無也我天下民無不欲王亾者夫

言欲王之亾可也言無不增之也紂雖至惡臣民蒙恩者非一而祖伊增語欲

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今文作大命胡不至。史記曰曰天曷不降威大

命胡不至今王其奈何蓋今文尙書不摯作不至上多胡字如台作奈何用故訓論衡莒增篇引此經云民之望天降威與大命之

至急欲革命去暴主也至字與史記合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史記殷本紀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周本紀紂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

為宋世家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是何能為

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今文反作返參作參。史記曰祖伊返曰紂不可諫矣。汗簡古

文四聲韻皆云參字見石經尚書載黎篇陳喬樞說則今文尚書作參可知矣。參古今文之異壁中本皆古文故用參字也。玉篇

書以為參字

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卽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今文尚書攷證卷八

以貽責命于天史記曰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周本紀紂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為

宋世家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是何能為

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今文反作返參作參。史記曰祖伊返曰紂不可諫矣。汗簡古

文四聲韻皆云參字見石經尚書載黎篇陳喬樞說則今文尚書作參可知矣。參古今文之異壁中本皆古文故用參字也。玉篇

乃能責命于天史記曰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周本紀紂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為

至急欲革命去暴主

受業 雷 恆 校

今文尙書攷證卷九

善化皮錫瑞

微子第九 商書五

微子 錫瑞謹案漢書儒林傳云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

左氏傳引洪範為商書也微子一篇史公載其文於宋世家其用

古文說不可攷殷本紀曰微子數諫不聽則曰紂殺王子比干於

是大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本紀世家兩處之文不同疑一為

今文說一為古文說故言微子之

去先後有異但其詳不可攷耳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 數諫不聽乃與大師少師謀遂去宋世家曰

於是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於大師少

師段玉裁說今文尙書作大師漢書禮樂志說殷紂時樂官師瞽

抱其器而奔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此謂論語微子篇大師摯適

齊云云也故古今人表太師摯少師陽皆系之殷辛時宋世家於

比干死之後云大師少師乃勸微子去則少師非比干大師非箕

子甚明殷本紀亦云微子與大師少師謀去而比干剖心箕子為

奴殷之大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周本紀又云紂昏亂暴虐

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大師摯少師陽也摯即疵陽即彊音皆

相近此今文尙書說也錫瑞謹案古今人表疵與彊列第二等摯

與陽列第三等是班氏不謂摯即疵陽即彊也豈亦如士會范武

我祖辰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

○今文作我祖遂陳于上我沈

有皆今文尙書孫星衍說史公四方上又有不

治二字者言殷其不有治政是不治四方也

我祖辰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

○今文作我祖遂陳于上我沈

上紂沈湎于酒蓋今文尙書無辰字用字我作紂則史公易之微

子不忍言紂惡故隱其文曰帝辛湛湎漢書五行志曰湛湎于

酒禮樂志曰湛沔自若谷永傳曰皆由婦人與羣惡沈湎于酒霍

同史記之說

抱樂器奔周亦

同史記之說

同史記之說

同史記之說

同史記之說

同史記之說

同史記之說

同史記之說

今文尙書攷證卷九

光傳奏昌邑王湛沔于酒敘傳班伯曰沈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揚雄徐州牧箴曰帝癸及辛不祗不恪沈湎于酒而忘其東作益州牧箴曰帝有桀紂湎沈沈湎僻易林賁之乾曰帝辛沈湎皆今文尙書也韓詩說曰齊顏色均多寡謂之沈閉門不出客謂之湎沈不可以湎

用亂敗厥德于下

○今文作婦人是用亂敗厥德于下。○史記曰婦人是用亂敗湯德于下集解馬融曰我祖湯

也下下世也錫瑞謹案今文尙書多婦人是三字於用字絕句厥德作湯德則亦史公易之見人易曉也漢書谷永傳災異對曰漚荒淫婦言是從又黑龍見東萊對曰臣聞三代所以隕社稷隳宗廟者皆由婦人與羣惡沈湎于酒五行志成帝永始二年星隕如雨谷永對曰臣聞三代所目喪亡者皆姦婦人羣小湛湎於酒是子雲所據今文尙書有婦人是用句與史記合列女殷紂姐已傳曰比于諫曰不修先王之典法而用婦言禍至無日不修先王典法所謂敗湯德也孫星衍說按大誓紂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為淫聲以說婦人則史公言婦人是用敗湯德于下正謂棄其先祖之樂為淫聲大師將抱樂器奔周故先言此也

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究

○今文作殷既小大好草竊姦究。○史記曰殷既小大好草竊姦究錫瑞謹案

今文尙書攷證卷九

二

穀梁桓三年傳云既者盡也廣雅釋詁云既盡也左氏宣十二年傳云可勝既乎周語藪澤肆既注皆訓盡盡與罔不義近故今文既作

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為敵讎

○今文作卿士

師師非度皆有罪辜乃無維獲小民乃並興相為敵讎。○史記曰卿士師師非度皆有罪辜乃無維獲小民乃並興相為敵讎集解馬融曰非但小人學為姦究卿士以下轉相師效為非法度鄭元曰獲得也羣臣皆有是罪其爵祿又無常得之者言屢相攻奪陳喬樞據鄭注云凡猶皆也謂史記作皆以訓詁之段玉裁據古音並讀如苟謂今文尙書有與並者苟之故訓錫瑞謹案史公用今文尙書不必與鄭注古文同潛夫論述赦篇曰小民乃並為敵讎並字與史記合蓋今文作並史公非用故訓也

今殷其淪喪

○今文淪作典。○史記曰今殷其典喪集解謂典

翰欲頌典鄭司農讀典為殄燕禮寡君有不腆之酒注古文腆為殄是典腆與殄通錫瑞謹案錢說是也列女傳云不脩先王之典法則解典為國典義亦可通孫星衍以典即圖法引呂氏春秋殷丙史向擊載其圖法出亡之周淮南子太史令向藐先歸文王謂

向聲逆陽菑字形近擊其說似涉傳會太師與太史不同官一載圖法一抱樂器不得傳合爲一也

若涉大水其無津涯

航。今文作若涉水無津涯亦作若涉水無舟。史記曰若涉水無津涯集解徐廣曰一作涉水無舟航言危也錫瑞謹案三家今文蓋有作舟航者後漢書明帝紀曰若涉淵水而無舟楫潛夫論考績篇曰無舟楫而欲濟大水荀爽易泰卦注曰馮河而上不用舟航皆用今文尙書而管子七法篇曰猶無舟楫而欲經於水險也商子弱民篇曰濟大川而無船楫又在漢人之前

殷遂喪越至于今日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

往。今文父作大狂作往。史記曰殷遂喪

越至于今日大師少師我其發出往集解鄭元曰發起也紂禍敗如此我其起作出往也索隱曰往尙書作狂蓋亦今文尙書書意異耳案鄭注亦從今文尙書與告去意合

吾家耄遜于荒

聲說卿大夫稱家保安也我卿大夫安于喪亡之事恬不知畏亦言不與謀也錫瑞謹案立說亦通然據史公云微子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釋此二句之義我其發出往者將遠

今文尙書攷證卷九

三

出以避難言欲去也吾家保于喪者保守也喪亡也將居家以守死不去言欲死之也二句正言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之意故重呼大師少師告之一作吾於是家保。史記集解徐廣曰一云吾於是家保。案馬融曰卿大夫稱家陳喬樞說是言我爲出亡之計庶幾國雖喪而家猶可保。微子志存宗祀故其言如此耳

今爾無指告子顛隳若之何其

今文作今女無故告子顛隳如顛隳如之何其集解馬融曰隳猶墜也恐顛隳於非義當如之何也鄭元曰其語助也王肅曰無故告無意告我也。是微子求教誨也案據此則王本亦作無故告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乃罔畏畏咈其

耆長舊有位人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牲用以容將食無災

今文作大師若曰王子天篤下蕃亾殷國乃毋畏畏不用老長殷民乃恹淫神祇之祀。史記曰大師若曰王子天篤下蕃亾殷國乃毋畏不用老長今殷民乃恹淫神祇之祀集解徐廣曰一云今殷民侵神犧又一云恹淫侵神祇索隱曰劉氏云恹淫猶

輕穢也孫星衍說陋者隱也說苑君道篇云晏子隱君之賜淫者
文選演連珠云時累不能淫注淫侵也言有隱匿侵沒其貴者錫
瑞謹案方輿沈酗今文當作竝與沈酗說見上史記無竝與沈酒
于酒句此句之文皆見於上不應重出疑今文本無之無舊有位
人句疑今文亦無之或經師以舊
訓老以有位人訓長誤入正文也

合 降監殷民用乂讎斂

釋文讎如字下同徐云鄭音疇馬本作稠云
數也斂賦斂也案馬鄭不同未知孰與今文

召敵讎不忘罪合于一多瘠罔詔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

淪喪我罔爲臣僕詔王子出迪

史記於前淪喪作典喪則此亦當
作典孫星衍說淪亦如上文作典

宋世家云今誠得治國國治身死不恨釋我興受其敗又云爲死
終不得治不如去釋商其典喪至詔王子出迪也錫瑞謹案據王
仲任所引今文說下爲微子之言則大師言止於此蓋微子以欲
死之及去未能自決詢之大師大師詔以出迪正決其欲去之意
孫說
是也

今文尙書攷證卷九

四

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隳

王子不出。今文作微子曰我舊云孩子

子曰我舊云孩子王子不出紂爲孩子之時微子睹其不善之性
性惡不出衆庶長大爲亂不變故云也又云紂之惡在孩子之時
孩子始生未與物接誰令悖者孫星衍說今文多微子若曰四字
以此爲微子之言云性惡不出衆者釋名云出推也推而前也言
其資質不能在衆庶之前荀子勸學篇云其出人不遠矣是也充
時猶見古尙書章句當本歐陽夏侯之義非臆說也錫瑞謹案如
仲任所引今文說則王子屬紂與上文王子指微子不同我乃顛
隳爲微子自我與上子顛隳合蓋微子性惡不出衆庶長大爲亂
云我舊云紂爲孩子乃不善雖爲微子性惡不出衆庶長大爲亂
不變則商必亡而我乃顛隳矣仲任所引經義本非難解江聲王
鳴盛不得其說乃以爲謬陳喬樞謂論衡稱微子曰者目尙書之
篇名非以爲微子自言微子睹其不善之性當作微子父睹其不
善之性魏源又謂微子睹其不善之性微子字誤當作大師夫漢
人遺說存者無多學者當塙守其說深思其義不得妄生駁難如
實不可解闕疑可也何得全無證據妄改古人之書
以就己之臆說此豈信而好古不知蓋闕之義哉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遜

史記曰今誠得治國國治身死
不恨爲死終不得治不如去遂

凶又云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有過子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於是大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錫瑞謹案據史公說似亦以我不顧行逕爲微子之言謂我不能復顧矣將行遜矣史公與王仲任皆習歐陽尙書故其說相同古文尙書誤脫微子若曰四字竝以我不顧行遜爲父師之言則史公之說不可通矣又案傳世洵洪氏隸釋補云緩民技尉熊君碑以自靖爲自清據此則釋文云靖馬本作清謂潔也亦三家今文之異與古文不同者

今文尙書攷證卷九

五

今文尙書攷證卷十

善化皮錫瑞

牧誓第十 周書一

牧誓 說文土部姆朝歌南七十里地周書武王與紂戰于姆野从

不必作姆也偽孔名傳 古文而亦作牧可歎矣

時甲子昧爽 子昧爽徐廣曰二一作正此建丑之月殷之正月周

之二月也孫星衍說是今文有二月漢書律厯志云序曰一月戊

午師渡于孟津至庚申之月朔日也四日癸亥至牧壘日粵若來

三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但史公以此二月為十一

年二月甲子律厯志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受命九年而崩崩後

四年而武王克殷受命數年之異也史公以為虞芮質成之年為文

古文各從文王七年而崩若以賜斧鉞為受命則又在虞芮質成

王受命則文王七年而崩若以錫斧鉞為受命則又在虞芮質成

之前矣其云二月甲子或不異也錫瑞謹案史公用今文尙書則

今文尙書攷證卷十

一

時甲子三字今文當作二月甲子四字而二月字又當從徐廣所

據一本作正月齊世家云十一年正月甲子誓於牧野是其明證

古文書序云一月戊午史記引今文書序云十二月戊午戊午距

甲子僅七日不得相隔兩月故古文以戊午為一月則當以甲子

為二月今文以戊午為十二月則當以甲子為正月周本紀作二

月後人據古文改之也史公以為文王受命七年崩者本於大傳

文王受命七年而崩史記云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

虞芮之訟後十年而崩史公用魯詩亦今文家說以斷虞芮之訟

為受命之年正與大傳一年質虞芮相合則史公必同伏生之義

十許而崩必是七年而崩之譌蓋因文王受命七年崩者本於大傳

達大誓正義武成正義皆云史記言文王受命七年崩者本於大傳

正義時所見史記尙作武成七年不誤張守節所據本則已誤作十

張云十當為九即據偽武成為說不知史公不見偽書十年本是

七年之譌也史記又云九年武王上祭于畢九年當蒙文王受命

七年數之文王七年而崩又二年為九年所謂再期觀兵也觀兵

還師又二年伐紂則為十一年故史記云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

畢渡孟津與書序云維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

正合書序並無脫文其作一月與史記十二月相差一月乃殷正

周正之異書序孔子所作大傳伏生所傳史記亦用伏生今文三

書皆相符合漢志所以與史記不合者用劉歆三統術劉歆又本

於逸周書文王受命之九年劉向以為周書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見漢藝文志注故欲用其父說以為文王受命九年而崩武王再期觀兵為十一年又二年伐紂為十三年僞孔從之較史記皆差二年與書序大傳皆不合後人多沿其誤以疑書序詆史記實為大謬或又以逸周書所云受命乃受西伯專征之命亦調停之說逸周書與尚書文體不類非必孔子刪書之餘劉歆好作偽其說不足據鄭君據伏生今文兼取劉歆之說以為文王受命七年而崩崩後六年武王伐紂伐紂後五年而崩參用今古文說與再期觀兵須暇五年之數不合皆不如伏生說之確而有據也陳喬命年數記憶未能明晰逸周書乃汲冢古文三統縱治今文不知瑯守今文師說乃云侯家古文三統麻又推法最密要宜為可信豈非顛倒之見哉

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今文作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

大傳曰武王伐紂至于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待旦陳喬縱說案禮記祭統云舞莫重于武宿夜正義曰舞莫重于武宿夜者皇氏云師說書傳武王伐紂至于商郊停止宿夜云云武卒之歡樂歌舞也此據書傳釋武宿夜最瑯蓋此舞樂即鄭箋引此經亦作武王闕宮疏亦同疑僞傳刪武字也史臣追加之文如湯

今文尚書攷證卷十

晉稱王後人不省耳

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逃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冢

君○今文友作有邦作國○史記曰武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遠矣西土之人武王曰嗟我有國家君錫瑞謹案前已云武王武字不必重出此兩武字疑史公以意增之非今文本然也知者史公於甘誓湯誓王曰皆改為啟曰湯曰欲人易曉此王曰嗟不可改之曰發曰嗟故增之曰武王曰嗟矣逃作遠故訓字友邦作有國蓋如甫刑有國有土之義陳喬縱乃據周禮鄭注云天子亦有友諸侯之誼武王誓曰我友邦冢君謂鄭引此經以證友字則經當作友邦為是史記有國疑是友國之譌不知史公自據今文豈必與鄭古文同哉

御事司徒司馬司空○史記曰司徒司馬司空無御事二字蓋今文

空此文與彼同解亦當同伏生大傳于彼文引傳以說之云天子三公司徒司馬司空每三公卿佐之每一卿三大夫佐之每一大夫三元士佐之故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攷官數虞六十夏百二十殷二百四十周三百六十此官百二十

臧箴曰惟家之
索此雞之晨

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今文作自棄厥先

家國遺厥王父母弟不迪。史記曰自棄其先祖肆祀不答昏棄厥

其家國遺其王父母弟不用集解鄭元曰肆祭名答問也誓首言

此者神怒民怨紂所以亾也案今文尙書多先祖字與家國字於

國字絕句厥作其迪作用故訓字。一作厥遺任父母弟不迪。

石經厥遺任父母弟不迪陳喬樞說任字或鐫刻之鐫石經厥遺

上文闕無以訂其詞異同書作王字因又加人旁作任耳韓子外儲

往無別此經王登爲中牟令呂氏春秋知度篇作任登卽其例也錫瑞

說左篇王登爲中牟令呂氏春秋知度篇作任登卽其例也錫瑞

謹案蔡邕等審定石經不應如此有誤夏侯尙書異說或與史公

歐陽說不同大傳盤庚篇引書曰湯任父言卑應言則今文說有

任父之義或謂遺任乃受遺任

政者遺任父母弟謂箕子也

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史

曰乃維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無下是以爲大夫

卿士句疑是以爲大夫卿士句今文尙書本無乃後人解經之詞

誤入正文如禮記毋以嬖御士疾莊士鄭注云莊士二字一作大

夫卿士今本禮記遂誤作莊士大夫卿士也漢書五行志谷永對

曰臣聞三代所以喪亾者皆繇婦人羣小書云乃用其婦人之言

今文尙書攷證卷十

俾暴虐于百姓以茲究于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文案

國惟作維恭作共。史記曰俾暴虐于百姓以茲軌于商國今予

發維其行天之罰。恭一作龔。班固東都賦漢書敘傳高誘呂

氏春秋注鍾會檄蜀文孫盛李賢

李善引尙書皆作龔蓋三家異文

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不愆于四伐五

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史記曰今日之事不過六步七

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不過於

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勗哉不過於

訓字石經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下闕據史記石經皆有

六伐七伐江聲王鳴盛據鄭注樂記不
過四伐五伐疑六伐七伐爲衍文非也

尙桓桓

史記曰尙桓桓集解鄭元曰威武貌案爾雅釋訓桓桓威也廣雅釋訓桓桓武也揚雄趙充國頌曰起桓桓班固

十八侯銘曰桓桓將軍漢書敘傳曰長平桓桓後漢書高彪傳曰明其果毅尙其桓桓孔彪碑爰尙桓桓桓樊敏碑桓桓大度史孝山

出師頌曰桓桓上將無從
說文所引古文作桓桓者

如虎如貔如熊如羆

固十八侯銘曰休休將軍如虎如羆與史記曰如虎如羆班合漢書敘傳云義得其勇如虎如貔與十八侯銘曰休休將軍如虎如羆與史記

古文尙書改之也。今文一作如豹如離亦作如豺如蝟亦作如財卽豹之段借字班固典引曰虎離其師燕然山銘曰蝟虎之士

杜篤論都賦曰虓怒之旅如虎如蝟說文內部崑山神獸也从禽頭从內从夨歐陽喬說崑猛獸也李善文選西都賦注歐陽尙書

說蝟猛獸也是今文尙書作崑一作離一作蝟崑爲正字蝟與離段借字也歐陽喬卽歐陽高漢書儒林傳歐陽和伯之曾孫名高

字子陽爲博士繇是尙書有歐陽氏學
李善引歐陽尙書說卽歐陽喬說也

今文尙書攷證卷十

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

。今文弗作不迓作禦。史記曰于商郊不禦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爾所不勉其于爾身有戮勗作勉躬作身皆故訓字也史

記又曰誓已諸侯兵會者四千乘陳師牧野桓譚新論曰甲子日

月若合璧五星若連珠昧爽武王朝至于南郊牧野從天以討紂

故兵不血刃而定天下大傳曰武王與紂戰于牧之野

紂之卒輻分紂之車瓦裂紂之甲魚鱗下賀乎武王

今文尙書攷證卷十一

善化皮錫瑞

鴻範第十一 周書二

洪範。今文洪作鴻。大傳曰鴻範可以觀度漢書梅福傳曰箕子佯狂于殷而為周陳洪範箕子非疏其家而畔親也不可為言也。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公。今文惟作維。大傳曰武王勝殷繼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于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其朝而問鴻範彛星術說此今文說也書序亦云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鴻範書疏云朝鮮去周路將萬里聞其所在然後封之受封乃朝必歷年矣不得仍在十三祀也宋世家得其實也按周本紀云武王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殷所以公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公國宜告武王亦職故問以天道又考周本紀武王十一年十二月師渡孟津二月朝至於商郊牧野是十二年也而命召公釋箕子之囚乃罷兵西

今文尙書攷證卷十一

一

歸封諸侯箕子之去朝鮮因而封之疑在此時又云武王徵九牧之君箕子宜以此時來朝故在武王已克殷後二年是十三年也大傳所說較之周本紀未可非故今文與古文並存可也錫瑞謹案史記宋世家云武王既克殷訪箕子不言其何年周本紀以為克殷後二年史公說為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武王蒙文王受命之年再期觀兵為九年又二年伐紂為十一年克殷後二年為十三祀與大傳無不合其不合者宋世家述鴻範畢云於是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則史公以為陳鴻範後乃封朝鮮與伏生以為封朝鮮來朝乃陳鴻範說異漢書儒林傳云遷書載鴻範多古文說此當為古文說之一漢書五行志曰劉歆目為禹治洪水賜雜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聖人箕子歸武王親其真降及於殷故經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劉歆說與書序相近然書序焉明言作洪範之年歆則以為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再期在大祥而伐紂故書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大誓八百諸侯會還歸二年乃遂伐紂克殷目箕子歸十三年也故書序曰武王克殷呂箕子歸作洪範洪範篇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自文王受命而得仍在十三年歆說見漢志偽孔傳用其說故孔疏有受封乃朝不至此十三年歆說與史記言陳鴻範封朝鮮先後雖異而言文二年本不足據大傳與史不知言陳鴻範封朝鮮先後雖異而言文二

崩年相合則武王克殷之年亦必相合維十有三祀自必皆在克
殷之後二年不在釋箕子囚之時遷書所載孔安國古文說與劉
歆古文說異則歆說不可信不得據劉歆偽孔以駁伏生史公也
書序所云以箕子歸或與劉歆說同或如江聲說爲已而箕子來
歸則與今文箕子受封來朝亦無不合爾雅釋天云商曰祀孫炎
注云祀取四時祭祀一訖也獨斷云商曰祀釋名云殷曰祀祀已
也新氣升故氣已也此周書而稱祀者左氏傳許氏說文皆引此
經爲商書儒林傳云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
文說班氏以洪範列微子上則今文尙書次文當以此篇列微子
之前則此爲商書故稱祀也惟十有三祀今文當作維惟王訪于
云惟辭也蓋語之發端書云惟三月哉生魄惟十有三祀王訪于
箕子之類是也古文皆爲惟字而今文尙書變爲雜者同音通用
厥義無別師古及見石經搨本是今文
尙書本作維也史記述此篇皆作維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

敘。今文嗚呼作於乎惟作維敘作序。史記宋世家曰武王曰

於乎維天陰定下民相和其居我不知其常倫所序錫瑞謹案
周本紀曰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亾國宜告武王王亦醜故問以
天道是武王與箕子於陳馮範之前嘗有問答之辭惜不傳耳說

今文尙書攷證卷十一

二

文云乃難詞也據史公說武王與箕子皆有難言之意故皆曰乃
言史記於此文及下箕子對曰皆不作乃言者以意改之耳於乎
下無箕子省文鷹作定協作和彝作常攸作所皆故隲字膠東令
王君碑引經作攸蔡邕司空文烈侯楊公碑曰惟天陰隲下民彝
倫所由順序段玉裁云鷹不訓定疑今文尙書本作質非也。乃
一作迺嗚呼一作烏嗚攸敘一作迺敘。漢書五行志曰王迺言
曰烏嗚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迺敘服虔
曰隲音陟也應劭曰陰覆也隲升也相助也協和也倫理也攸所
也言天覆下民王者當助天居我不知居天常理所次序也師古
曰隲音質隲定也協和也天不言而默定下人助合其居呂氏春
秋君守篇云鴻範曰惟天陰隲下民陰之者所以發之以仁義也案
師古注與服虔應劭諸家說異而與史記相合蓋本漢儒今文舊
說王肅注亦云陰深也言天陰定下民與之五常之性亦與史公
義合或史公用歐陽說服虔
應劭高誘皆用夏侯說歟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絲墮洪水汨陳其五行。今文乃一作迺

曰箕子對曰在昔絲墮洪水汨陳其五行無我聞二字省文漢志
曰箕子迺言曰我聞在昔絲墮洪水汨陳其五行應劭曰墮塞也

汨亂也水性流行而繇障塞之失其本性其餘所陳列皆亂故曰
亂陳五行也華嚴音義引大傳曰汨亂也○一作繇伊鴻水曰陳
其五行○石經口伊鴻水曰陳其五行帝下關馮登府說案陞伊
一音之轉中庸一戎衣注衣為殷齊人讀殷如衣是古音通也詩
溱洧箋伊因也史記作禹抑鴻水孟
子同伊抑亦聲之轉曰即汨之省

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斃○今文洪一作鴻○史記曰
倫所斃徐廣曰斃一作釋裴駮案鄭元曰帝天也天以繇如是乃
震動其威怒不與天道大法九類言王所問所由敗也案畢作從
疇作等彝作常攸作所皆故訓字徐云一作釋當是釋之譌班固
典引云彝倫燿而舊章缺與說文作燿合也孫星衍云畀為從者
今文尚書恐未可據○乃一作迺不畀作弗畀攸作迺○漢志曰
帝迺震怒弗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斃師古曰帝謂上帝即天也震
動也畀與也疇類也九
類即九章也斃敗也

繇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今文洪一
序○史記曰繇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鴻範九等常倫所序
用故訓與前同趙岐注孟子云洪範曰彝倫攸序謂其常事有序
者也○乃一作迺攸一作迺○漢志曰繇則殛死禹迺嗣興天迺
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此武王問六極云凡此六十五字皆從
書本文所謂天迺錫禹大卦成列九疇攸敘李奇曰洛書即洪範九疇
也案以洪範即洛書兩漢今古文說無異尚書中候曰堯率羣臣
東沈璧于洛退俟至于下稷赤光起元龜負圖出背甲赤文成字
宋均曰稷讀曰側此即禹所受洛書也云堯率羣臣禹時預焉論
衡正說篇曰禹之時得洛書書從洛水中出洪範九章是也禹案
洪範以治洪水得神龜負文於洛於以盡得天人陰陽之用三國魏
志辛毗等奏曰至於河洛之書著於洪範則殷周效而用之矣皆
以為鴻範

今文尚書攷證卷十一

初一日五行次二日敬用五事○今文敬作羞○漢書五行志曰
初一日五行次二日羞用五事師
古曰羞進也載文志曰五行者五常之形氣也書云初一日五行
次二日羞用五事言進用五事曰順五行也貌言視聽思心失而
五行之序亂孔光傳光對曰書曰羞用五事建用皇極如
貌言視聽思失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薦臻六極屢降

即雜書

次三曰農用八政漢志曰次三曰農用八政張晏曰農食之本食為八政之首故以農為名也師古曰此說非也
農厚也羞用義例皆同非田農之義也案鄭讀農為醲偽孔訓農為厚蓋用鄭義師古又用孔義張晏則從馬王之義未知孰為今文陳喬縱云鄭從今文家說然無據漢官解詁曰勉用八政以勉代農則今文說訓農為勉廣雅釋詁農勉也

次四曰協用五紀紀應劭曰叶合也合成五行為之條紀也

次五曰建用皇極石經曰次五曰建用皇極應劭曰皇大極中也

多作皇蔡邕為陳留縣上孝子狀云建用皇極膠東令王君碑云伊漢中葉皇極不建韓勅碑云皇極之日開母廟碑云皇極正而降休鄭注大傳云王極或皆為皇極是大傳別本有作皇極者蓋皇王聲近義皆訓大故今文家或作王或作皇或訓君或訓大五行志引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釋之曰皇君也極中建立也人君貌言視聽思心五事皆失不得其中則不能立萬事此用大傳作皇之本訓皇為君者也孔光傳光對曰書曰建用皇極皇之不極是為大中不立谷永傳曰食地震對曰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則庶徵序於下日月理於上五事失於躬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降而六極至後漢書周舉傳策問曰思協大中蔡邕答詔問災

今文尚書攷證卷十一

異曰建大中之道胡公碑曰協大中于皇極宋均注考靈耀曰皇大極中也與應劭漢志注同此皆訓皇為大者也案皇與王雖可通用而義則當從五行志訓蓋王之不極皇之不極必訓為君而後可通若訓為大之不中則不辭甚矣○今文一作建用王極○鴻範五行傳曰爰用五事建立王極又曰王之不作是謂不建鄭注王君也不名體而言王者五事象五行則王極象天也人法天元氣純則不可以一體而言之也天變化為陰為陽覆成五行經曰厥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論語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是則天之通於人政也孔子說春秋曰政以不由王出不得為政則是王之通於人政也極中也建立也王象天以性情覆成五事為中和之政也王政不中則是不能立其事也錫瑞謹案鄭解王極書義甚精則大傳本當為王極漢志續漢志皆作皇劉昭注云尚書大傳作王是也鄭君大傳敘曰張生歐陽生從其學而授之則作王極者當是歐陽本班孟堅蔡伯喈皆習夏侯尚書故漢書與石經同作皇極當是張生本史記用歐陽尚書而亦作皇極者案史記於王極之傳言獨作王極疑此一篇當皆作王極字其作皇乃後人改之而王極之傳言句改之未盡故參差不一也

次六曰爰用三德

○今文爰作艾○漢志曰次六曰艾用三德應劭曰艾治也治大中之道用三德也師古曰艾

讀曰又石經次六
日艾用三德下闕

次七日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漢志曰次七日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應劭曰疑事

明考之于著龜師古曰念思也庶眾也微應也說苑反質篇曰凡古之下日者將以輔道稽疑論衡感類篇曰洪範稽疑則今文亦作稽也王應麟引漢人異字作叩

蓋卽說文引書云叩疑乃古文字

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九曰嚮用五福畏用六極應劭曰天

所以嚮樂人用五福所以畏懼人用六極史記宋世家亦作嚮而漢書谷永傳引經曰饗用五福畏用六極師古曰饗當也言所行

當於天心則降以五福若所爲不善則以六極畏罰之子雲用今文尙書作饗黷

饗字應劭所據本亦當作饗故注云饗樂今史記漢志皆當本是

勅注皆淺人妄改之漢紀谷永對策引經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同出谷子雲引而與漢書不同此淺人據今本尙書妄改之明證也漢志曰凡此六十五字皆雜書本文史記曰初一曰五行二曰

五事三曰八政四曰五紀五曰皇極六曰三德七曰稽疑八曰庶徵九曰嚮

用五福畏用六極惟有四十三字蓋史公省文大傳曰建立玉極孔光引經曰蓋用五事建用皇極文與漢志相同

則今文尙書作六十五字不作四十三字也釋文引馬云從五行已下至六極洛書文也則謂本文惟三十三字

八字初一日等字皆禹所加蓋古文說異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今文五行上無

一字○史記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漢志曰經曰初一曰五

行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史記全載此篇此

五行及下五事八政五紀皇極三德稽疑庶徵五福等字上皆無

一二至八九等字漢志載此篇五行上無一字五事上無二字食

貨志載洪範文八政上無三字石經爲天引皇極五建其有極無古字說文引書云叩疑無七字石經爲天引皇極五建其有極無古

交皆無一二等數目字也白虎通五行篇曰五行者何謂也謂金

木水火土也言行者欲言爲天行氣之義也地之承天猶妻之事

夫臣之事君也其位卑卑者親視事故自同於一行尊於天也下

文引此經曰水位在北方北方者陰氣在黃泉之下任養萬物水

之爲言准也養物平均有准則也木在東方東方者陽氣始動萬

物始生木之爲言觸也陽氣動躍觸地而出也火在南方南方者

陽在上萬物垂枝火之爲言委隨也言萬物布施火之爲言化也

陽氣用事萬物變化也金在西方西方者陰始起萬物禁止金之

○今文五行上無一字○史記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漢志曰經曰初一曰五

行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史記全載此篇此

五行及下五事八政五紀皇極三德稽疑庶徵五福等字上皆無

一二至八九等字漢志載此篇五行上無一字五事上無二字食

貨志載洪範文八政上無三字石經爲天引皇極五建其有極無古

字說文引書云叩疑無七字石經爲天引皇極五建其有極無古

交皆無一二等數目字也白虎通五行篇曰五行者何謂也謂金

木水火土也言行者欲言爲天行氣之義也地之承天猶妻之事

夫臣之事君也其位卑卑者親視事故自同於一行尊於天也下

文引此經曰水位在北方北方者陰氣在黃泉之下任養萬物水

之爲言准也養物平均有准則也木在東方東方者陽氣始動萬

物始生木之爲言觸也陽氣動躍觸地而出也火在南方南方者

爲言禁也土在中央中央者土土主吐含萬物土之爲言吐也何以知東方生樂記曰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土所以不名時者地土之別名也比於五行最尊故不自居部職也又曰五行所以水生木又曰五行所以相害者天地之性衆勝寡故水勝火也精勝堅故火勝金剛勝柔故金勝木專勝散故木勝土實勝虛故土勝水也釋名曰五行者五氣也於其方各施行也金禁也其氣剛嚴能禁制也木冒也華葉自覆冒也水準也準平物也火化也消化物也亦言毀也物入中皆毀壞也土吐也能吐生萬物也元命苞曰木之爲言觸也言觸地氣動躍也火之爲言委隨也土之爲言吐言子成父道吐也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漢書五行志作土爰稼穡

師古曰爰亦曰也一說爰於也可於其上稼穡也種之曰稼收聚曰穡李尋傳白虎通漢紀引皆作爰蓋皆夏侯尚書五行志引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說曰木東方也於易地上之木爲觀其於王事威儀容貌亦不飲食有享獻之禮出入有各使民曰時務在勸農桑謀在安百姓

今文尙書攷證卷十一 六

如此則木得其性矣若遇田獵馳騁不反宮室飲食沈湎不顧法度矣興繇役曰奪民時作爲姦詐曰傷民財則木失其性矣蓋工匠之爲輪矢者多傷敗及木爲變怪是說曰火南方揚光輝爲明逐功臣殺太子曰妾爲妻則火不炎上說曰火南方揚光輝爲明者也其於王者南面鄉明而治書曰知人則愆能官人故堯舜舉羣賢而命之朝遠四侯而放諸堯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誣不行焉可謂明矣賢佞分別官人有序帥由舊章敬重功勳殊別適庶如此則火得其性矣若遇信道不篤或耀虛僞讓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矣自上而降及濫炎妄起災宗廟燒宮館雖興師衆弗能救也是爲火不炎上又曰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說曰土中央生萬物者也其於王者爲內事宮室夫媵親屬亦相生有度九族親疏長幼有序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嗇儉故禹卑宮室文王刑于寡妻此聖人之所以昭教化也如此則土得其性矣若遇奢淫驕慢則土失其性有水旱之災而艸木百穀不孰是爲稼穡不成又曰好戰攻輕百姓飾城郭侵邊竟擊秋分而微霜降其於王事出軍行師把旄杖鉞誓士衆抗威武載橐弓矢動靜應誼說以犯難民忘其死如此則金得其性矣若

酒貪欲恣睢務立威勝不重民命則金失其性蓋工冶鑄金鐵冰滯涸堅不成者眾及為變怪是為金不從革又曰簡宗廟其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說曰水北方終藏萬物秋祭於人道命終而形藏精神放越聖人為之宗廟呂收魂氣春秋祭祀曰終孝道王者卽位必郊祀天地禱祈神祇望秩山川懷柔百神以順事陰氣和神人也至發號施令亦奉天時十二月咸得其氣則陰陽調而終始成如此則水得其性矣若遇不敬鬼神政令逆時則水失其性霧水暴出百川逆溢壞鄉邑溺人民及淫雨傷稼穡是為水不潤下志所引傳曰伏生逆溢壞鄉邑溺人民及淫雨傷稼穡歐陽夏侯三家說也藝文志有歐陽說傳鴻範五行傳也說曰五行篇曰五行之性或上或下何火者陽也尊故上水者陰也卑故下木者少陽金者少陰有中和之性故可曲直從革土者最大苞含物將生者出將歸者入不嫌清濁為萬物母下引此經風俗通引書大傳曰火者太陽也與白虎通文意正合則白虎通之說亦本大傳漢書律厯志曰太陰者北方北伏也陽氣伏於下於時為冬冬終也物終藏乃可稱水潤下知者謀謀者重故為權也乃宣平火炎南方南任也陽氣任養物於時為夏夏假也物假大乃宣平火炎上禮者齊齊者平故為衡也少陰者西方西遷也陰氣遷落物於

今文尚書攷證卷十一

時為秋秋鞮也物鞮斂乃成孰金從革改更也義者成成者方故為矩也少陽者東方東動也陽氣動物於時為春春蠢也物蠢生乃動運木曲直仁者生者圉故為規也中央者陰陽之內四方之中經緯通達迺能端直於時為四季土稼蕃息時誠誠者直故為繩也此以五行配五常也。今文一作土曰稼穡。史記曰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曰稼穡集解馬融曰金之性從火而更可銷鑠論衡引此經作土曰稼穡與史記同蓋皆歐陽尚書漢書李尋傳尋對曰書云水曰潤下陰動而卑不失其道天下有道則河出圖洛出書

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史記曰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作鹹炎上作鹹其性也所以北方鹹者萬物鹹與所以堅之也猶五味得酸乃達也火味所以苦何南方主長養苦者所以長養也猶五味須苦可以養也金味所以辛何西方主養傷成物辛所以傷之也猶五味得辛乃委煞也土味所以甘何中央者中和也故甘猶五味以甘為主也下引此經高誘注呂覽云木味酸酸者鑽也物應陽鑽地而出與白虎通解同大傳曰水火者百姓之所飲

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興作也土者萬物之所資生也是爲人用
書正義云此章所演凡三重第一言其名次第二言其體性第三
言其氣味言五者各爲
人用引此書傳爲證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今文五事上無二字。史記曰五事一

一曰貌二曰言說苑修文篇云書曰五事一曰貌貌者男子之所
以恭敬婦人之所以姣好也五事上皆無二字風俗通過譽篇曰
鴻範陳五事以貌爲首論衡言毒篇曰諺曰衆口鑠金口者火也
五也又訂鬼篇曰鴻範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與火直故云燦金金制于火火也
類也又訂鬼篇曰鴻範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與火同氣故童
謠詩歌爲妖言王鳴盛云王充誤以五事之次卽五行之次錫瑞
案古尙書說云肺火也肺主音聲語言與火同氣故肺屬火則
仲任謂言與火直其說有本且仲任專主妖言言之五行傳亦云
言之不從時有詩妖仲任
說與五行傳合非誤也

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今文五曰思下多心字。史記漢志皆

思當作五曰思心說見後五經異義今文尙書歐陽說肝木也心
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古尙書說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

今文尙書攷證卷十一 八

金也腎水也許從古文尙書說鄭駁之而說文心部云心人心土
藏在身之中博士說以爲火藏肉部又云肝木藏肺金藏也脾土
仁故目視肺義故鼻候心禮故耳司腎智故竅寫脾信故口誨是
以肝爲木肺爲金心爲火腎爲水脾爲土也白虎通性情篇曰肝
木之精也目爲之候肺者金之精鼻爲之候心火之精也耳爲之
候腎者水之精雙竅爲之候脾者土之精也口爲之候皆同歐陽
今文之說然據此說以五行配五事惟目司視耳司聽口誨爲言
乃瑀而可指者若貌與思則無以瑀指之故鴻範五行傳則伏生
此伏生以是五行傳曰貌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心屬土
水正合而與歐陽說肝木心火脾土肺金腎水不同漢儒若董仲
舒睦孟劉向劉歆言災異班固志五行鄭君注大傳皆同伏生之
義揚子立數云三八爲木事貌用恭摛肅徵早類爲狂四九爲金
事言用從摛又徵雨類爲雷二七爲火事視用明摛哲徵熱類爲
舒一六爲水事聽用聰摛謀徵寒類爲急五五爲土事思用睿摛
聖徵風類爲牟牟蓋段借爲睿睿字子雲用今文當作容後人改
之也漢書天文志曰木於人五常仁也五事貌也火禮也視也金
義也言也水知也聽也土於人五常信也思也仁義禮知曰信爲主貌爲
視聽目心爲正律麻志曰瑀之五行則角爲木五常爲仁五事爲

貌商爲金爲義爲言徵爲火爲禮爲視羽爲水爲智爲聽宮爲土
爲信爲思風俗通聲音篇曰商五行爲金五常爲義五事爲言角
徵五行爲火五常爲禮五事爲視羽五行爲水五常爲智五事爲
聽漢紀曰木爲貌金爲言火爲視水爲聽土爲思心又曰合之五
行則角爲木於五常爲仁於五事爲貌商爲金爲義爲言徵爲火
爲禮爲視羽爲水爲智爲聽宮爲土爲信爲思心皆與鴻範五
行傳合則伏生之說與古尚書說不異歐陽說背其師傳也

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聰曰聰思曰睿
記曰貌曰恭言曰思心曰睿
○史

明聰曰聰思曰睿漢書五行志引經曰思曰睿又引傳曰思心之
不寬何目觀之哉言上不寬大包容臣下則不能居聖位以寬
訓容明是容字今本作睿誤據志文引傳作睿誤知前引經作思
曰容亦誤應劭注曰睿通也古文作睿正言古文作睿與今文作
容異今本漢書與注皆誤作睿非容非睿義不可通據漢志作睿
誤知史記作睿亦誤史曰容雖於洪範多古文說其字不當作睿之
今文尚書當作思心曰容當爲睿睿通也聖者包貌言視聽而載
之以思心者通以待之君思心不通則是非不能心明其事也思

今文尚書攷證卷十一 九

心曰土志論皆言君不寬容則地動元或疑焉今四行來沆土地
乃動臣下之相帥爲畔逆之象君不通於事所致也以爲不寬容
亦皆爲陰勝陽臣強君之異據鄭注則大傳作容鄭以爲當作睿
志論從今文作容不寬容則地動鄭從古文作睿不睿通乎地容
其義甚明洪範月令疏引大傳皆改爲睿則鄭注豈可通乎司馬
彪續漢志及晉隋書五行志皆引五行傳曰思心不容是謂不聖
續漢志又云會秋明帝崩是思心不容也荀悅漢紀云土爲思心
思心曰容容作聖高誘戰國策注引五行傳亦曰思心之不容是
謂不聖所引傳皆不誤春秋繁露五行五事篇云五日思思曰容
脫心字皆容者言無不容容作聖聖者設也王者心寬大無不容
則聖能施設事各得其宜也說苑君道篇云齊宣王謂尹文曰人
君之事何如尹文對曰人君之事無爲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天
省易因故民不以政獲罪也大道容衆大德容下聖人寡爲而天
下理矣書曰容穀辨作聖皆與伏生義同錢大昕說容與恭從聰
爲韻康成以爲字之譌破容爲睿晚出古文因之未必鄭是而伏
非說文云思容也亦用伏生義也古之言心者貴其能容不貴其
能察秦誓云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論語云君子尊賢而容衆我
道乃久荀子曰君子賢而能容衆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淺粹而
能容雜孟子以仁爲人心仁者必能容物故視主明聽主聰而思

獨主容若睿哲之義
已於明聰中該之矣

恭作肅從作又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作治明作智聰作謀睿作聖史公艾為治哲為智以故訓代之漢志曰恭作肅從作艾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案今文尚書當為容作聖說見前鴻範五行傳曰一日貌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常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雞旣咎狂下體生於上之病時則有青眚青祥維金塗時則有二事曰言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厥咎僭厥罰常陽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犬旣時則有口舌之病時則有白眚白祥維木塗金次三事曰視視之不明是謂不慈厥咎荼厥罰常與厥極疾時則有草妖時則有保蟲之孽時則有羊旣時則有目痾時則有赤眚赤祥維水沴火次四事曰聽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常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時則有魚孽時則有豕旣時則有耳痾時則有黑眚黑祥維火沴水次五事曰思心之惑心之惑是謂不聖厥咎霧厥罰常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胄黃祥維木金水火沴土春秋繁露五行五事篇曰恭作肅言王誠能內有恭敬之姿而天下莫不肅矣從作又言王者言可從明正從行而天下治矣明

今文尚書攷證卷十一

作哲哲者知也王者明則賢者進不肖者退天下知善而勸之知惡而恥之矣聰作謀謀者謀事也王者聰則聞事與聖下謀之知事無失矣容作聖聖者設也王者心寬大無不容則聖能施設事各得其宜也據董子說則此經古義兼上下言之或謂肅艾哲謀聖等屬君身言之或謂恭從明聰容屬君肅艾哲謀聖屬臣說殊泥王引之說恭與肅從與又明與哲睿與聖義並相近若以謀為謀事則與聰字義不相近斯為不類矣今案謀與敏同敏古讀若每謀古讀若媒竝見唐韻正謀敏聲相近故字相通中庸人道敏政地道敏樹鄭注曰敏或為謀是其證也聰則敏不聰則不敏故政行傳曰聰之不聰是謂不謀不謀則不敏若以為不能謀事則謀上須加能字而其義始明伏生解聰以敏為敏正與經旨相合而董劉馬鄭諸儒以謀為謀事胥失之也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

日食二曰貨大傳云八政何以先食禮曰食者萬物之始人事之本也故八政先食漢書食貨志曰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食謂農殖嘉穀可食之物貨謂布帛可衣及金刀龜貝所以分財布利通有無者也二者生民之本藝文志曰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王莽傳曰民以食為命以貨為資是以八政以食為首後漢書章帝詔曰王者八政以食為本論衡譏曰篇曰人道所重

莫如食急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衣服貨也後漢紀馬融

對策曰臣聞洪範八政以食為首周禮九職以農為本

三曰祀史記曰三日祀漢書郊祀志曰洪範八政三日祀祀者無已

長久之辭說文

祀祭無已也

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史記曰四曰司空

寇七曰賓八曰師集解馬融曰司空掌營城郭主空土以居民司

寇主誅寇害鄭元曰賓掌諸侯朝覲之官師掌軍旅之官漢書藝

文志曰儒家者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洪範八政八曰師

又曰兵家者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洪範八政八曰師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厯數今文五紀

史記曰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厯數集解馬

融曰星二十八宿辰日月之所會也鄭元曰星五星也白虎通四

時篇曰所以名為歲何歲者遂也三百六十六日一行周天萬物畢

成故為一歲也又日月篇曰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行何天萬物畢

比天為陰故右行右行者猶君也引含文嘉曰計日月右行

也刑德放曰日月東行又曰日行遲月行疾何君舒臣勞也日日

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引咸精符曰三綱之義日

滿有闕也所以有闕何歸功於日也三日成魄八日成光二成十

六日轉而歸功晦至朔且受符復行故援神契曰月三日而成魄

一月而時又曰所以名之為星何星者精也據日節言也一日

一夜適行一度一日夜為一日剩復分天為三十六度周天三百

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月徑皆千里也大傳洪範傳曰晦而月

見西方謂之朏朏則侯王其茶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匿側匿則

侯王其肅漢書李尋傳曰月者眾陰之長后妃大臣諸侯之象也

劉向洪範傳曰日者羣陽之宗也又曰天下和平黎民康寧則日麗

中國之應也明王之踐位羣賢履職天下和平黎民康寧則日麗

其精月揚其景耀又曰日之象也日蝕者其亂眾稀者亂亦稀

也日食者下陵上臣侵君之象也日蝕者其亂眾稀者亂亦稀

尚書考靈耀曰日合天統月合地統又曰歲星得度五穀熟人民昌史記

順行甘雨時鎮星得度地無災太白出入當五穀熟人民昌史記

天官書曰五星者天之五佐為經緯見伏有時所過贏縮有度說

苑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察變之動莫著乎五星開元占經引

今文尚書攷證卷十一

變色熒惑於五常為禮辨上下之節於五事為視明察善惡之事也禮虧視失逆夏令則熒惑為旱災為饑為疾為亂為死喪為賊為妖言火怪也填星者於五常為信言行不二於五事為思心寬容受諫若五常五事皆失填星為變動為土功為女主為山崩為地動太白者西方金精也於五常為義舉動得宜於五事為言號令民從義虧言失逆秋令則太白為變動為兵為殺辰星北方水精也於五常為智亂權貪道於五事為聽不惑是非智虧聽失逆冬令則辰星為變怪為水災為四時不和案漢人言星多主五星史記集解引鄭元曰辰星曰辰也常與日月之會而建所指也星二十八宿疑非也漢書律厯志曰辰星曰辰也常與日月之會而建所指也星八初斗十二度大寒中牽牛初冬至終於婺女七度元枵初婺女八度小寒中危初大寒終於危十五度詛訾初危十六度立春中營室十四度驚蟄終於奎四度降婁初奎五度雨水初中婁四度春分終於胃六度大梁初胃七度穀雨中昴八度清明終於畢十一度實沈初畢十二度立夏中井初小滿終於井十五度清初初井十六度芒種中井三十一度夏至終於柳八度鶉火初柳九度小暑中張三度大暑終於張十七度鶉尾初張八度立秋中翼十五度處暑終於軫十一度壽星初軫十一度白露初角十度秋分於氏四度大火初氏五度寒露中房五度霜降終於尾九度析木初尾十度立冬中箕七度小雪終於斗十一度角十二度亢九度氏十

今文尙書攷證卷十一

五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一東七十五度斗二十六牛八女十二虛十危十七營室十六壁九北九十八度井二十三鬼四柳十五星七昂十一畢十六觜十七南百一十度并二十度武王訪箕子箕言大法九章而五紀明麻法孟康曰歲日月星辰是為五紀也魏文志曰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紀吉凶之象聖王所以參政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麻譜者序四時之位正分至之節會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殺生之實故聖王必正麻數以定三統服色之制又以探知五星日月之會凶阨之患吉隆之喜其術皆出焉釋名曰歲越也越故限也日實也光明盛實也月缺也列位布散也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

其有極無上五字漢書谷永傳引經同。今

文一作玉極王建其有極。大傳曰王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厥罰常陰厥極弱時則有射妖時則有龍蛇之孽時則有馬蹏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病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漢志引傳。同惟王作皇。魯作既。為異。又釋傳云。皇君也。極中建立也。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蔡邕答詔問。災

異引經作敷蓋夏侯尚書與歐陽本異○今文敷一作傅汝作女
惟作維○史記曰斂時五福用傅錫其庶民維時其庶民于女極
錫女保極集解馬融曰當斂是五福之道用布與眾民以其能斂
是五福故眾民於汝取中正以歸心也鄭元曰錫汝保極者又賜
以守中之道蔡邕答詔問災異曰建大中之
道舉賢良而寵祿之則其救也下引此經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今文無作母惟作
維○史記曰凡厥庶

民母有淫朋人母有比德維皇作極○今文一作無有淫朋人無
有比德○石經凡厥庶民無有淫口人無有下闕段玉裁說按本
篇母偏母黨字作母如此兩無有字作無最
有分別古文尚書則皆作無史記則皆作母

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史記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
有守女則念之集解馬融曰

凡其眾民有謀有爲有所執
守當思念其行有所趣舍也

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

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癘獨而畏高明○今文罹作離汝作
女惟作維無虐癘獨

今文尚書攷證卷十一

作母侮鰥寡○史記曰不協于極不離于咎皇則受之而安而色
曰予所好德女則錫之福時人斯其維皇之極母侮鰥寡而畏高
明集解馬融曰高明顯寵者不枉法畏之按史記康作安攸作所
皆訓故字母侮鰥寡今文尚書也列女傳楚野辭女篇引周書曰
母侮鰥寡而畏高明○一作不叶于極不麗于咎又曰母侮矜寡而畏
高明○大傳洪範曰不叶于極不麗于咎又曰母侮矜寡而畏高
明叶古文協今文中亦有古字麗離同義矜鰥古通用皆三家異
文○一作無侮鰥寡○後漢書肅宗紀元和二年詔賜高年鰥寡
孤獨帛一匹引經曰無侮鰥
寡母作無亦三家之文不同

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今文邦作國○史記曰人

其昌石經口口口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國其昌○史記曰人

文上書曰殊莠異術王教一耑苟有可以加於國者靡不悉集書

曰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國其昌○一作使脩其行國乃其
昌○潛夫論思賢篇云書曰人之有能有爲使循其行國乃其昌

是故先王爲官擇人必得其材功加於人德稱其位段玉裁說披
循蓋脩之誤字之誤也脩蓋羞之誤聲之誤也錫瑞謹案漢人隸
字循脩祇爭一畫故多互脩蓋羞之誤聲之誤也錫瑞謹案漢人隸
之誤則未必然李尤靈臺銘云人循其行而國其昌正作脩字若

譌必不皆譌蓋三家異文有作脩字者王節信依用之今作循則後人傳寫之譌耳

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其好子而家時人斯其幸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其無好下無德字○史記曰凡厥

正人既富方穀女不能使有好子而家時人斯其幸于其母好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集解鄭元曰無好子女家之人雖賜之以爵祿其動作為女用惡謂為天子結怨于民王念孫說于其母好句絕與下用咎為韻案鄭君以于其無好女為句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荀

修身篇引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言君子之能以義勝私欲也又天論篇引書亦作無○今文無一作母

○史記曰母偏母頗遵王之義母有作好遵王之道母有作惡遵王之路集解馬融曰好私好○無有一作無或○呂氏春秋貴公

篇洪範曰無偏無頗遵王之誼無或作好也私好○或作惡遵王之路高誘注曰誼法也或有文也

也作惡擅作威也案高誘習今文尚書注呂氏春秋不言其與尚書同異則今文尚書當有作無或之本也○潛夫論釋難篇曰無偏

今文尚書攷證卷十一

古

無頗親疎同也案無陂今古文皆本作無頗○唐時矣改之○一作遵王之素○孔彪碑曰無偏無黨遵王之素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偏無偏王道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孔

碑云無偏無黨石門頌云無偏蕩蕩是三家異文亦作無也○漢書

王莽傳太后下詔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呂氏春秋曰昔先聖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則天下平矣嘗試觀於上志有天下者眾矣其得之必以公其失之必以偏○凡主之立也生於公故洪範曰

無偏無黨○今文無一作母○史記曰母偏母黨王道蕩蕩母黨母偏王道平母反母側王道正直集解鄭元曰黨朋黨馬融曰

母偏王道平母反母側王道正直集解鄭元曰黨朋黨馬融曰○反王道也側傾側也石經引書曰母偏母黨王道蕩蕩亦作母○

關漢書車千秋傳武帝詔引書曰母偏母黨王道蕩蕩亦作母○

無一作不平作便便○史記張釋之馮唐傳贊云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黨不偏王道便便徐廣曰便一作辨錫瑞謹案堯

典平章史記作便章鄒誕生本作辨章平秩史記作便程大傳作辨秩是古文作平今文作便○詩采菽平平左右釋文引韓詩作便便韓詩今文毛詩古亦今文作便便古文作平平之

一證史公用今文當作便○宋世家作平平豈亦洪範古文說之方朔傳朔上壽云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是三家異文亦作不

與墨子兼愛引
周詩作不字合

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

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今文皇作王敷作傳彝作夷訓作順史記曰會其

有極歸其有極曰王極之傳言是夷是訓于帝其順凡厥庶民極

之傳言是順是行以近天子之光集解鄭元曰會其有極謂君也

當聚會有中之人以爲臣也歸其有極謂臣也當就有中之君而

爭之馬融曰王者當盡極行之使臣下布陳其言是大中之君而

之用是教訓天下於天爲順也凡厥庶民亦盡極敷陳其言於上

也玉肅曰民納言於上而得中者則順而行之近猶益也順行民

言所以益天子之光江聲王鳴盛說篇中皇極字大傳皆作王極

矣記皆作皇極而惟此一處獨作王極則此王極與上皇極不同

據馬注王不連極爲義自當從史記作王極錫瑞謹案史記作王

極與大傳合他處皆作皇極疑後人改之此則改之不盡者非此

王極與上皇極不同義也王極字三家異文或作皇而其義皆當

訓君蓋必訓君而皇之不極乃可與貌之不恭言之不從視之不

明聽之不聰思心之不容文義一律也班志作皇而訓爲君馬本

蓋亦作皇而訓爲君者故王不連極爲義而以王極與庶民極對

今文尙書攷證卷十一

五

文爲義也史公於上文彝倫字皆以故訓攷證爲常而此直作夷
疑今文尙書本作夷字于帝其順是順是行皆作順亦疑今文本
是順字馬王注皆解爲順
是古文義與今文同也

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史記曰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

母能生之能食之能教之能誨之能誨之聖王曲備之者也能生之能

食之能教之能誨之也爲之城郭以居之爲之宮室以處之爲之

庠序學校以教誨之爲之列地制畝以飲食之故書曰作民父母

以爲天下王此之謂也漢書刑法志曰上聖卓然先行敬讓博愛

之德者衆心說而從之從之成羣是爲君矣歸而往之是爲王矣

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爲天下王聖人取類以正名而謂君爲父

母明仁愛德讓王道之本也白虎通爵篇曰天子者爵稱也爵所

以稱天子何王者父天母地爲天之子也故援神契曰天覆地載

謂之天子上法斗極鉤命決曰天子爵稱也帝王之德有優劣所

以俱稱天子者何以其俱命于天而王治五千里內也下引此經

春秋文耀鉤曰王者往也神所嚮往人所樂歸也韓詩外傳曰王

者往也天下往之謂之王白虎通風俗通獨斷說略同春秋繁露

深察名號篇曰深察王號之大意其中有五科皇科方科匡科黃

科往科合此五科以一言謂之王王者皇也王者方也王者匡也

○案今文尙書亦作圍詩齊風鄭箋云古文尙書以弟爲圍正義曰古文尙書卽今鄭注尙書是也無以悌爲圍之字唯洪範稽疑論卜兆有五曰圍注云圍者色澤光明蓋古文作悌今文作圍則達以今文校之定以爲圍故鄭依賈氏所奏從定爲圍於古文則爲弟故云古文尙書以弟爲圍今定本云悌古文尙書以爲圍更無弟字義得竝通陳壽祺說賈定弟爲圍猶定離爲烏皆從今尙書然於經不改爲離而改弟者弟則字奇而義迂不如今文作圍爲順賈達奏定尙書必已改弟爲圍鄭君因之故詩齊風正義史記周本紀集解索隱引鄭本尙書周禮太卜注引洪範竝同作圍依賈所定從今尙書也說文第大口部引商書曰圍句圍者升雲半有半無圍者以下釋書之詞當卽本其師賈侍中說定從今尙書也段君若膺謂今文尙書作悌古文尙書作圍詩箋悌爲圍之上傳寫妄增以字其言無據

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史記曰立時人爲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集解

鄭元曰立是能分別兆卦之名者以爲卜筮人從其多者著龜之道幽微難明慎之深案史記爲字蓋用故訓漢書郊祀志匡衡奏云故洪範曰三人占則從二人言言少從多之義也所引無之字蓋省文白虎通著龜篇曰或曰天子占卜九人諸侯七人大夫五

今文尙書攷證卷十一

人士三人又尙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蓋白虎通前一說以爲天子至士占卜者多少各有等差後引尙書又別一說以爲天子至士同用三人也。今文一作三人議則從二人之言。公羊桓二年傳何休解詁引尙書曰三人議則從二人之言王應麟或文志攷引漢人文字異者三人議則從二人之言或卽引解詁或別有所據皆未可知劭公習今文說則三家異文有作三人議者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史記曰女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白虎通著龜篇曰天子下至士皆有著龜者重事決疑示不自專尙書曰女則有大疑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亶亶者莫善乎著龜禮三正記曰天子著長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六寸龜陰故數偶也天子著長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著陽故數奇也所以先謀及卿士何先盡人事念而不能得思而不能知然後問於著龜聖人獨見先睹必問著龜何示不自專也或曰清微無端緒非聖人所及聖人亦疑之尙書曰女則有疑謂武王也乾草枯骨衆多非一獨以著龜何此天地之間壽考之物故問之也龜之爲言久也著之爲言者也久長意也說苑權謀篇曰聖王之舉事必先諦之於謀慮而後考之于著龜白屋之士皆關其謀芻蕘之役咸盡其心漢書藝文志云著龜者聖人之所

也書曰女則有大疑謀及卜筮論衡卜筮篇曰洪範稽疑卜筮之變必問天子卿士或時審是潛夫論潛歎篇曰書云謀及乃心謀及庶人故聖人之施舍也不必任眾亦不必專已後漢書胡廣傳廣上疏曰書載稽疑謀及卿士國有大政必諮之於故老又盧植傳植規寶武曰書稱謀及庶人此皆兩漢今文說也王逸楚辭招魂注云尚書曰決之著龜段玉裁說按此今文尚書句也當在金滕洪範等篇今不可考矣又按此用大傳說大誥天下從然後加之著龜也古多以傳系諸經者謹案段氏經說也是經屢言卜筮不應此仲獨異史記漢書白虎通論衡引經皆作卜筮師所引以孟堅王仲任所據今文無作決之著龜者未可據王叔師所引以為謀及卜筮之異文也。今文一作謀及庶民。石經口口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民周禮鄉大夫注鄭司農云洪範所謂謀及庶民又小司寇注鄭司農云書謀及庶人段玉裁以下文四言庶民此作庶人為誤案史記白虎通潛夫論皆作庶人或亦三家之文不同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史記曰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潛夫論卜列篇曰且聖王之立卜筮也不違民以為吉不專任以斷事故洪範之占大同是尚

今文尚書攷證卷十一

尤

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今文身上子並多而字。史記曰而身而字也李愔說子孫其逢句絕與子孫其逢吉蓋今文尚書多兩也錫瑞謹案漢書王莽傳曰所謂康彊之占逢吉之符也班固典引曰逢吉丁辰景命也潛夫論夢列篇曰乃其逢吉天祿永終金滕篇乃并是吉今文尚書作乃逢是吉論衡卜筮篇云公曰乃逢是吉善則逢吉惡則遇凶則今文尚書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史記曰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女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女則逆卿士逆吉女則從龜從筮逆卿士元曰此三者皆從多故違為吉逆者多以故舉事於境內則吉境外則凶龜筮皆與人謀共違人雖三從猶不可以舉

事洪範五行傳曰龜筮共違于人神靈不佑也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

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日寒曰風五者是來備各以其序庶草。籛

廡一極備凶一極凶。史記曰庶徵曰雨曰陽曰奧曰寒曰風

日時五者來備各以其序庶草。籛一極備凶一極凶。案曰時

五者來備為後人誤改當作五。是來備書正義引鄭云雨木氣也

春始施生故木氣為雨。暘金氣也。秋物成而堅。故金氣為暘。奧火

土氣也。寒水氣。此注皆本五行傳為解。是用今天說也。一作五氏

來備。後漢書李雲傳雲上書曰臣聞皇后天下母德配坤靈得

其人則五氏來備不得其人則地動搖宮章懷太子注云史記曰

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五者是來備。賡鉢驪敬各以其序庶

草。籛廡是與氏古字通耳。荀爽傳爽對策曰嘉瑞降天吉符出

地五躔咸備各以其敘章懷注云躔是也。史記曰五者是來備各以

其序也。此二條可據以證今本史記之誤。段玉裁說曰時五者來

備凡六字。此古文尚書非用史記也。五者是來備六字。此今文尚書也。李雲

荀爽皆用今文尚書。非用史記也。五者是來備六字。此今文尚書也。李雲

也。曰是五者。今文約之云五。是魏說氏者是之。段借躔者是之。轉

注也。史記本無曰時二字。而裴駟集解妄引孔傳云五者各以時

與正文不相應。於是或增五。是二字為曰時五者四字。後漢書律

厯志尚書令忠上奏曰五是以備。草一作夬廡一作蕪。隋書

志引尚書考靈耀曰璇璣中而星中為調。調則風雨時庶草蕃蕪

今文尚書攷證卷十一

三

侯尚書與歐陽本不同

臺詩曰庶卉蕃蕪蓋亦夏

與正文不相應於是或增五

是二字為曰時五者四字

後漢書律厯志尚書令忠

上奏曰五是以備草一作夬

廡一作蕪隋書志引尚書考

靈耀曰璇璣中而星中為調

調則風雨時庶草蕃蕪而百穀

登萬事康也漢書谷永傳曰

五徵時序庶少蕃滋班固靈臺詩曰

庶卉蕃蕪蓋亦夏侯尚書與歐

陽本不同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又時暘若曰

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

時風若

日肅時雨若曰治時暘若曰知時奧若曰謀時寒若曰聖

時風若日肅時雨若曰治時暘若曰知時奧若曰謀時寒若曰聖

疑後人改之漢志續漢志引大傳五行傳皆作與今本大傳作陽

亦後人改之也漢書五行志云休徵曰肅時雨若艾時陽若哲時

奧若謀時寒若聖時風若孟康曰善行之驗也應劭曰居上而敬

則雨順之君政治則陽順之哲明也又王莽傳莽策羣司曰歲星

司肅東嶽大師典致時陽辰星司謀北嶽國將典致時寒應劭曰貌

艾西嶽國師典致時陽辰星司謀北嶽國將典致時寒應劭曰貌

之不恭是謂不肅肅敬也厥罰常雨常雨水也故申戒厥任欲使

雨澤以時也視之不明是謂不艾艾安也厥罰常陽陽旱也聽之不聰

是謂不謀謀

不恭是謂不艾艾安也厥罰常陽陽旱也聽之不聰是謂不謀謀

不恭是謂不艾艾安也厥罰常陽陽旱也聽之不聰是謂不謀謀

不恭是謂不艾艾安也厥罰常陽陽旱也聽之不聰是謂不謀謀

不恭是謂不艾艾安也厥罰常陽陽旱也聽之不聰是謂不謀謀

不恭是謂不艾艾安也厥罰常陽陽旱也聽之不聰是謂不謀謀

不恭是謂不艾艾安也厥罰常陽陽旱也聽之不聰是謂不謀謀

不恭是謂不艾艾安也厥罰常陽陽旱也聽之不聰是謂不謀謀

不恭是謂不艾艾安也厥罰常陽陽旱也聽之不聰是謂不謀謀

不恭是謂不艾艾安也厥罰常陽陽旱也聽之不聰是謂不謀謀

圖也厥
罰常寒

曰咎徵曰狂恒雨若

史記曰曰咎徵曰狂常雨若漢人恒多作常

雨若大傳以為貌之不恭之咎漢志曰人君行己禮貌不恭怠慢
驕蹇則不能敬萬事失在狂易故其咎狂也上嫚下暴則陰氣勝
故其罰常雨也後漢書陳忠傳忠上疏曰貌傷則狂而致常雨春
秋大水皆為君上威儀不穆臨莅不嚴臣下輕屢真倖擅權陰氣
盛強陽不能禁故為淫雨水鳴盛說庶徵雨乃貌不恭水矣錫瑞
為卽大水既以恒雨為大水當貌不恭之罰則貌改厲水矣錫瑞
謹案王說非也漢志曰凡貌傷者病木氣木氣病則金沴之衝氣
相通也於易震在東方為春為木也兌在西方為秋為金也離在
南方為夏為火也坎在北方為冬為水也春與秋日夜分寒暑平
是曰金木之氣易日相變故貌傷則致秋陰常雨言傷則致春陽
常旱也至於冬夏日夜相反寒暑殊絕水火之氣不得相併故視
傷常與聽傷常寒者其氣然也逆之其極曰惡順之其福曰攸好
德班氏引此在劉歆貌傳之前當是劉向之洪範五行傳班氏云
夏侯始昌夏侯勝許商其傳與劉向傳同則卽非劉向之傳向傳
亦當與此不異據此傳則劉向亦以貌屬木未嘗改屬水也

今文尙書攷證卷十一

三

曰僭恒賜若

陽。今文賜作陽。史記曰曰僭常賜若漢志曰僭恒

順民心虛譁憤亂則不能治海內之不從之咎漢志曰僭僭差也刑
罰妄加羣陰不附則陽氣勝故其罰常陽也論衡言毒篇曰言之
咎徵僭恒賜若僭者奢麗故蝮蛇多文起於陽故若致文賜若
則言不從故時有詩妖妖氣生美好故美好之人多邪惡後漢書
周舉傳舉變告對曰書曰僭恒賜若夫僭差無度則言不從而下
不正陽無以制則上擾下竭又楊震傳震上疏曰書曰僭恒賜若
注曰僭差也若順也君
行僭差則常賜順之也

曰豫恒煥若

日舒恒與若舒煥作與。史記曰曰舒常與若漢志

不明暗昧蔽惑則不能知善惡親近習長同類亾功者受賞有罪
者不殺百官廢亂失在舒緩故其咎舒也盛夏日長暑呂養物政
弛緩故其罰常與也論衡寒溫篇曰洪範庶徵曰急恒煥若舒恒
煥若若順煥溫恒常也人君急則常寒順之舒則常煥順之又云
洪範曰急恒寒若曰舒恒煥若如洪範之言天氣隨人易徒荀悅
漢高后紀曰人君急則日暑進而疾舒則日暑退而緩故曰急恒
寒若舒恒煥若三國志毛玠傳鐘繇詰玠曰按典謙急恒寒若舒
恒煥若案王仲任荀仲豫鐘元常引經皆先寒後煥疑亦三家尙

書之異文。豫一作茶。大傳作茶茶與舒通攷工記弓人斲
目必茶鄭眾注茶讀爲舒玉藻諸侯茶鄭注茶讀舒遲之舒
日急恒寒若 史記曰日急常寒若大傳以爲聽之不明之咎漢志
曰言上偏聽不聽下情隔塞則不能謀慮利害失在
嚴急故其咎急也盛冬日短寒
以殺物政迫促故其罰常寒也

日蒙恒風若 今文蒙作霧。史記曰日霧常風若漢志曰霧恒
風若應劭曰人君散霧鄙吝則風不順之也霧字漢
志續漢志引大傳作霧文獻通考引大傳作雲宋書隋書作沓皆
三家異文實一字也大傳以爲思心之咎漢志曰言上不
寬大包容臣下則不能居聖位貌言視聽以心爲主四者皆失則
區霧無識故其咎霧也雨旱寒與亦以風爲本四氣皆亂故其罰
常風也後漢書蔡邕傳邕上封事曰風者天之號令
所以教人也洪範傳曰政悖德隱厥風發屋折木

日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 今文王省上無日字省作省
惟作維。史記曰王省惟歲卿
士維月師尹維日上無日字集解馬融曰言王者所省職如歲兼
四時也馬訓爲省察之省是省與省通大傳曰二月三月維貌是
司四月五月維視是司六月七月維言是司八月九月維聽是司
十月十一月維思心是司十二月與正月維王極是司案鄭注引

今文尙書攷證卷十一 三

子駿傳與伏傳義不合詳見所著尙書大傳疏證漢書外戚傳曰
正月於尙書爲皇極皇極者王氣之極也用正月維王極是司之
義五行志李尋引傳曰歲
月日之中則正卿受之

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父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 今文無
作母父作

艾俊作峻。史記曰歲月日時母易百穀用成治用明俊民用章
家用平康艾作治故訓字樊穀修華嶽廟碑艾用昭明段玉裁說
文選李善注云尙書峻民用康鍊巧躡是峻與俊同錫瑞謹案史
記作峻疑與俊字之義不同樊穀修華嶽廟碑云穡民用章崔駰
司徒箴云齊人用章蔡邕陳留太守行考城縣頌曰勸茲穡民疑
三家尙書異文有作穡民用章者周禮籥章以樂田峻鄭司農注
田峻司查今之穡夫是峻與齊義近也今文尙書本作峻而訓
爲穡民漢人以故訓字代經亦未可知峻民用章蓋卽烝我髦士
義之

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父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愆 今
文父作艾俊作峻。史記曰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治用昏
不明峻民用微家用不愆書正義引鄭云所以承休微咎徵之微

言之者休咎五事得失之慮其所致尚微故大陳君臣之象成王極之事其道得則其美應如此其道失則敗德如彼非徒風雨寒燠而已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

今文惟作維。史記曰庶民維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有冬有夏集解馬融曰箕星好風畢星好雨漢書天文志曰箕星為風東北之星也

東北地事天位也故易曰東北喪朋及巽在東南為風風陽中之陰大臣之象也其星軫也月去中道移而東北入箕東南入軫則多風西方為雨雨少陰之位也月失中道移而西入畢則多雨故詩云月離于畢俾洿沱矣言多雨也星傳曰月入畢則將相有目家犯罪者言陰盛也書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月之從星則日月風雨言失中道而東西也故星傳曰月南入牽牛南戒民間疾疫月北入太微出坐北若犯坐則下人謀上一日月為風雨日為寒溫冬至日南極暑長南不極則溫為害夏至日北極暑短北不極則寒為害故書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政治變於下日月運於上矣谷永傳曰星辰附離于天猶庶民附離王者也鹽鐵論論蓄篇曰常星公卿也眾星猶萬民也列星正則眾星齊常星出陰則眾星隱矣荀悅漢紀曰若月失道而妄行出陽道則旱風出陰

今文尚書攷證卷十一

三

道則陰雨箕軫之星為風畢星為雨故月失度入箕軫則多風入畢星則多雨洪範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月之從星則以風雨風俗通祀典篇曰謹案周禮以灑燎風師雨師風師者箕星也箕主簸揚能致風氣雨師者畢星也詩云月離于畢俾洿沱矣。一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有寒有暑。荀悅漢后紀引洪範曰暑四字非苟語蓋今文尚書多此四字也案開元占經引洪範五行傳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而有寒暑若其失節暑過而長則為寒退而暑短則為燠人君急則暑進疾而寒舒則暑退遲而燠故曰舒燠急寒占經所引五行傳當亦出於劉向劉歆其言暑長暑短則有寒燠與漢天文志合蓋皆夏侯無書之說夏侯本多此四字歐陽本無之故史公與王仲任所引皆無此四字也書正義引鄭云中央土氣為風東方木氣為雨箕東方木宿木克土土義如尚妻之所好故為風也畢西方金宿金克木木為妃尚妻之所好故好雨也推此則南宮好陽北宮好奧中央四季好寒也鄭亦兼以寒奧為說

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史記日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論衡明雩篇云

離從也又感虛篇云洪範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夫星與日月同精日月不從星星輒

復變明日月行有常度不得從星之好惡也又說日篇亦引此經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福上無九字。史記曰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漢志曰視之不明其極疾順之其福曰壽聽之不聰其極貧順之其福曰富言之不從其極憂順之其福曰康寧貌之不恭其極惡順之其福曰攸好德思心之不容其極凶短折順之其福曰考終命皆本大傳為說李尋傳成帝詔曰蓋聞尚書五

日考終命言大運壹終更紀天元人元考文正理推庠定紀數如甲子也鄭寬中習小夏侯尚書以授成帝詔所引蓋小夏侯與說與洪範義不合元帝紀初元二年詔曰蓋聞賢聖在位陰陽和風雨時日月星辰靜黎庶康寧考終厥命成帝紀鴻嘉二年詔曰教化流行風雨和時百穀用成黎庶樂業咸以康寧此今文尚書以五福為德化所致兼天下臣民而言也中論天壽篇曰壽有三有玉澤之壽有聲聞之壽有行仁之壽書曰五福一曰壽此玉澤之壽也後漢書楊賜傳曰休徵則五福應咎徵則六極至。一作一曰富。說苑建本篇云河間獻王曰夫穀者國家所以昌熾士女所以倭好禮義所以行而人心所以安也尚書五福以富為始孫星衍說據此今文尚書為一曰富也一日富則當云二曰壽

矣郊特牲云富也者福也故今文以為五福之始案獻王與史公同時其時尚書惟有歐陽史記所載之文與獻王說異豈後人改之歟釋名云福富也其中多品如富者也

六極一曰凶短折 史記曰六極一曰凶短折大傳以為思心之

人曰凶禽獸曰短少木曰折一日凶天也兄喪弟曰短父喪子曰折孫星衍說此今文說也今文以為君行失中則有人物夭折之咎故以禽獸艸木及兄喪弟父喪子為說言其咎延於民物也

二曰疾 史記曰二曰疾大傳以為視之不明之應漢志曰與則冬溫春夏不和傷病民人故其極疾也

三曰憂 史記曰三曰憂大傳以為言之不從之應漢志曰早傷百穀則有寇難上下俱憂故其極憂也

四曰貧 史記曰四曰貧大傳以為聽之不聰之應漢志曰寒則不生百穀上下俱貧故其極貧也潛夫論讚學曰箕子陳六

極故所謂不憂貧也豈好貧而弗之憂耶蓋志有所專昭其重也

五曰惡 史記曰五曰惡大傳以為貌之不恭之應漢志曰水傷百穀衣食不足則姦軌竝作故其極惡也一日民多被刑或

今文尚書攷證卷十一

吉

形貌醜惡亦是也錫瑞謹案班志兩說並列當以前說爲正文
說以惡爲攸好德之反前說謂姦軌竝作故其極惡正與民皆好
德相反後說拘於以惡爲貌不恭之應謂人君貌不恭則民形貌
醜惡恐無是理且形貌醜惡亦不宜列於六極鄭君注與僞孔傳
皆從其後一說似不若從班志
之前說以惡爲善惡之惡也

六曰弱史記曰六曰弱大傳以爲王之不極之應漢志曰易曰亢

君有南面之尊而無一人之助故其極弱也鄭崇傳崇諫曰臣聞
師曰逆陽者厥極弱逆陰者厥極凶短折犯人則多滌腸姣好
神者有疾夭之禍潛夫論德化篇曰德政加於民則多滌腸姣好
堅彊考壽惡政加於民則多罷癯疴病天昏札瘥故尚書美考終
命而惡凶短折國有傷明之政則民多病以此觀之氣運感動亦
誠大矣漢人說此經以五福六極爲政化美惡之應書正義引鄭
云書傳凶短折思不容之罰疾視不明之罰憂言不從之罰貧聽
不聰之罰惡貌不恭之罰弱王不極之罰反此而云三者思睿則
致壽聽聰則致富視明則致康宣言從則致攸好德貌恭則致考
終命錫瑞謹案鄭注與班志惟聽聰則致富當得其餘義皆不合
班志傳自夏侯始昌皆本伏生之說疑竝以己意改易其次序未可據
睿字改今文不盡用伏生之說疑竝以己意改易其次序未可據

今文尚書攷證卷十一

三

依陳喬樞云鄭此注皆依伏生書傳爲解全不辨其異
同失之甚矣孫星衍以爲鄭說俱遜於今文說是也



